

陸氏論醫集卷三

川沙 陸彭年淵雷
受業妻嘉定沈本琰

改造中醫之商榷 中國醫學月刊長篇

敘言

不佞生當勝清季年。新舊蛻代之際。幼讀四子羣經。十齡入新學校。即酷好科學。既又嫌學校課程迂緩。乃棄去。專力於國學。最後始潛心於醫。曩讀子部書。亦嘗瀏覽素問鍼經。見其言藏府功用。多與生理刺謬。而醫家宗素問以治病。功效往往出西醫之上。疑莫能明。問之老醫工。高者侈談五運六氣。下者乃謂醫重經驗。空言理論。無益。問之西醫。則無有不詆排中醫者。不佞雖非新人物。固知五運六氣之荒渺無稽。又醫事足以生死人。苟無真知灼見。而欲貿然治病。以求經驗。在吾為不仁。在人亦斷不肯以性命供吾試驗。則經驗之說。亦不可從。偶於醫雜誌見惲鐵樵先生議



論卓然異於時賢。因心儀其人。其後先生函授醫學。遂循例報名入校。書疏乍通。即蒙拔識。委以答問改卷之役。親炙日久。向之所疑。稍得理解。今先生所著書。已先後刊行。不佞以爲中醫不欲自存則已。苟欲自存。舍取用科學。別無途徑。嘗精研苦思。踵先生畢路藍縷之業。亦得一二新知。欲寫以問世。卒卒無暇。今中國醫學月刊。索稿甚急。乃走筆率成此篇。詞取淺顯。期於盡人共曉。引用古書。多不舉篇章。以未暇翻檢故也。駁正舊說。語多不遜。則取當仁不讓之義。非好詆諆前人。見聞隘陋。謬妄自知極多。世有宏達。董而正之。所忻禱焉。

改造中醫之動機

中醫受西醫排擠攻擊的影響。知道改良。也有些人已經實行改良了。買一支體溫計。量量病人的熱度。藥包裏帶些阿司匹靈。遇到可以發汗的病。掏些出來把給病人吃。就顯得自己是箇中西合璧的醫師。若說如此就算改良。恐怕沒有這麼樣的便宜容易。近來又起了箇「中醫列入學校系統」的問題。有幾位醫界領袖。把神農

黃帝一齊請出來。向當局請願。豈知這些聖人卻壓不倒當局的新人物。結果依舊給你箇不瞅不睬。於是有人提議。須把中醫學另行編成課本。將中西病名對照起來。這樣一改良。課本中有了西醫的病名。想必可以配當局的胃口了。不佞聽到這箇消息。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。不佞研究醫學。一向想要溝通中西。但是要把中西病名一一對照。絲毫不改動兩方面學理上的原意。實在覺得辦不到。這也許是不佞腦筋簡單。學力淺薄的緣故。現在這幾位醫界領袖。毫不費事的辦到了。不佞從此可以省卻許多研究工夫。只要拜讀拜讀新編的課本。就可以安享現成。這是多麼快活的事。移來知道幾位醫界領袖。開了幾次會。吃了幾席酒。課本到底沒有編出來。貴忙得很的人。原怪不得他們沒工夫辦。只可惜不佞的一團高興。也就消歸烏有了。沒奈何。只得繼續吾從前的研究。研究的結果。對於改良中醫。也有一種方法。不過很拙笨。很複雜。遠不如那些體溫計阿司匹靈中西對照。來得直捷簡易。如今要把這拙笨複雜的方法說出來。須先把中醫的分科約略說說。再論那一科應

當改良。那一科可以改良。

祝由與鍼灸

中醫的分科。從歷代醫政上看來。很不一致。姑不管。從治療方法上分起來。有祝由。鍼灸。湯液三種。祝由的起源最古。太古時代。神權極重。迷信極深。患了病。總以為是神鬼降罰。便請巫覡祈禱。叫做祝由。祝由兩箇字的意義。想必是祝禱病由。說苑上說。「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。苗父之為醫也。以菅為席。以芻為狗。北面而發十言耳。將扶而來輿而來者。皆平復如故。」這就是祝由的形式。那時並沒有醫生。治病的責任。都是巫覡擔任的。西洋古時。也是僧侶兼事醫業。東西遙遙相映。這也是人類進化上必須經過的階級。所以古書上說的「巫醫」這箇名目。細究起來。都是說醫生。並不是巫覡與醫生兩種人。這就是巫覡兼做醫生的證據。後來漸漸有了鍼灸湯液。祝由一科就受了天然淘汰。內經上說。「古之治病。惟其移精變氣。可祝由而已。今世治病。毒藥治其內。鍼石治其外。」可見得內經出世的時代。已通行鍼灸湯

液。不通行祝由了。一直到了現在。居然還有祝由治病的人。報紙上常見這種廣告。可是現代的祝由科。用的是符籙咒語。與苗父的方法又不同了。符籙呢。七橫八豎。不知道畫的什麼東西。不敢亂說。咒語也不過祝禱的意思。何以知道。因為咒字與祝字。本來是一箇字。一箇音。中州口音讀「咒」字好像「做」字一樣。把「做」音讀作入聲。便成祝字的音。祝字本來從示口人三箇字合起來。示字把來代表鬼神。口是說話的傢伙。示口人。意思就是「向鬼神說話的人。」這種造字法。就叫六書中的會意。所以祝字並不是示字傍帶箇兄字。乃是示字傍帶箇口字人字。後來有了咒語。那些學習咒語的人。都是不通字學的。他們不懂得用祝字就好當咒字。又誤認祝字是示傍帶箇兄字。就把祝字的示傍換了口傍。改頭換面。杜撰成一箇「呪」字。殊不知祝字裏已經有了一張口。如今又加上一張。變成兩張口了。念咒語又不是唱雙包案。那裏用得著兩張口呢。再到後來。寫的人又特別改良。把新加入的一張新口。與原有的一張舊口。雙雙站在同一戰線上。就變成現今通行的「咒」字了。所

分。關起門來。焚香沐手。寫出這通咒語。有幾個緊要的字。還空著不寫。表示「真傳口訣不落文字」的意思。再三叮囑。念熟之後。須把寫的那張焚化掉。不佞是一一洗耳恭聽。但是到了今天。這通咒語已經記不清了。所記得的。就是咒語的詞句。比不佞這篇商榷。還要來得俚鄙。不佞既是得了真傳口訣。居然大著膽老著臉。替人家鍼起病來。居然把些輕淺的病鍼好了幾人。統計起來。居然有六十分以上的成績。可是鍼灸的立腳點。在於經脈。經脈究竟是人身上什麼東西。還不能確實證明。不佞只得藏拙起來。把那真傳口訣束之高閣了。

不論那一種學術。不論怎樣的深奧。總要能夠由淺入深。一步步可以瞭解。務使人人能懂。人人能學。這才合於科學的方法。這才可以研究。可以教人。若不是這樣。這一種學術。只好算是古董玩具。只好給富貴人家做裝飾品。不好算布帛菽粟日常用品了。換句話說。這種學術。就不是人世界上必需的東西。醫學也逃不了這箇公例。但是照上面所說。祝由科完全是疑神疑鬼。不可瞭解的東西。鍼灸科的立腳點

既不確實。咒語口訣又帶些神祕色彩。不佞以為無從研究。只好敬謝不敏。不佞平日所研究。而且為認可以改良的。就只湯液一科。俗名「大方脈」的便是。所以說。大半天的話。都是題前的閒語。下面才是正文哩。

醫藥的起源是單方

記得章太炎先生說過。醫藥的太初第一步是單方。單方都是病人自己發明的。單方漸漸多起來。彙齊記錄。便成一部本草。太炎先生的話。委實極有道理。不過病人自己發明單方。似乎不大說得通。不佞特引幾樁事實出來。讀者諸君就恍然大悟了。

一人害病。渾身大熱。煩躁。口渴。常常出汗。這病若照仲景傷寒論。就叫做白虎證。只消吃石膏知母。病就好了。無如請的一位醫生。始終是清水豆卷淡豆豉敷衍著。這也是普通醫生的祖傳祕訣。叫做「不求有功。但求無過。」意思是說醫生用藥。先不要希望把病治好。只要藥吃下去。病不加重。自然有覆診的生意經。若用了有力

量的藥。倘使用錯了。就妨礙醫生的名譽生意。殊不知服藥本是危險事情。藥用的對。可以治好病。用的不對。也可以送掉命。這原用不到什麼害怕。因有這箇關係。所以要用到醫生。醫生所以要識病識藥。若一味的只求無過。何不喝些白開水。更來得萬無一失。何必請你這桂花醫生呢。這箇醫生。既抱定了但求無過的宗旨。病只管重。他用的藥只管輕。病人想吃些冷東西。問問醫生。醫生只管說吃不得。病家呢。既然請了醫生。對於醫生的話。自然惟命是聽。病人實在熱得受不住了。觀看護人不在旁邊的時候。自己爬起來偷喝了一大碗冷水。明日病就好了。這樣說來。病人的想吃冷東西。就是自己醫病的一種本能。

又有一人害病。究竟是什麼病。他沒有仔細說明。不佞也無從懸揣。他睡著了。夢中吃到幾箇柿子。覺得十分香甜可口。醒來還是口角流涎。剛好門外有叫賣柿子的聲音。他就買了幾個。大啖一頓。這病也不知不覺的好了。這樣說來。病人吃柿子一夢。也就是自己醫病的一種本能。

身體本能之一斑

病人自己想吃的東西。為什麼能夠醫好病。這個問題。須得研究一下。口之於味。能夠辨別美惡。鼻之於嗅。能夠辨別香臭。究竟怎樣的味是美。怎樣的味是惡。怎樣叫香。怎樣叫臭。那是沒有絕對標準的。同是這一種食物。張三吃了說他味道好。李四吃了說他味道不好。同是這一種氣味。大哥哥聞了覺得香。小妹妹聞了覺得臭。爽性說明白些。吾的鼻子所歡迎的。吾就說他香。吾的口舌所歡迎的。吾就說他美。鼻子何以歡迎他。就因為肺裏頭需要這種氣。口舌何以歡迎他。就因為腸胃裏頭需要這種食物。肺與腸胃的需要。因體質上關係。不能人人相同。所以美惡香臭的品評。也就不能人人相同。就是一箇人的肺胃。也因時間環境的變遷。有時需要。有時不需要。所以同一人對於同一物。竟有今天說他香美。明天說他臭惡的。只看饑餓的時候。吃了大餅油條。也覺得津津有味。肚子飽的時候。或是有食積的時候。見了山珍海味。也覺得不能下咽。這就是胃腸裏需要不需要的明證。不過這種決

擇食物的本能。有個限度。天然的食物。鼻舌腸胃能夠決擇。需要時覺得香美。不需要時不覺得香美。經不起廚子大司務一番煎熬燂炙的烹飪工作。添上些味精。香粉等的調味品。那鼻舌腸胃的本能就靠不住了。就是不需要的時候。也能把鼻舌腸胃哄過一時。硬生生的吃喝下去。這就是物質文明戰勝了天然力。也就是古人說人定勝天。可是吃喝之後。萬一生出毛病來。那些廚子大司務。與製造調味品的工程師。卻早已置身事外。恕不負責了。所以講究脩養的人。甯可蔬食飲水。不吃甘脆肥濃。並不是不會享福。其實是利用身體上決擇食物的本能。保養著自己身體罷了。閒話休提。言歸正傳。鼻舌腸胃既有這種本能。到了患病時候。對於能夠治療病的食物。腸胃裏表示十分需要。鼻舌上自然感覺到十分香美。上面所說喝冷水吃柿子的兩個病人。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。也沒有什麼神鬼默佑他。推原起來。還要歸功於生成他們這副本能的好爹娘哩。

古時候沒有什麼醫生藥品。病人患病的時候。偶然想吃一樣不常吃的東西。吃了

之後。病隨即好了。於是推求病好的緣故。自然會想到所吃的那樣東西。再遇他人患了同樣的病。自然慫恿他也吃那樣東西。那個人覺得那樣東西果然香甜可口。自然也很高興的吃了。吃了病愈。自然也會傳佈出去。這樣試過了三五人或數十人之後。人人有效。那樣東西就成了專治那種疾病的特效藥。這並不是完全出於不佞的理想。現在西醫常用的瘧疾特效藥奎寧（即金雞納霜）就是一個老患瘧疾的印度人發明的。可知病人自己發明單方是的確無疑了。

讀者諸君或者要駁我了。「神農嘗百草。以療民疾。」古史相傳。都是這樣說法。如今你把發明藥性的功績。分到許多病人頭上。難道許多病人合起來。就是一個神農麼……古史上的話。靠不住的很多。若要細細說明。不佞這枝拖沓的筆。寫上幾千字也寫不了。讀者諸君又要說我有意敷衍。不佞自己也覺太嫌冗長。如今簡單說說吧……神農知道植物中的五穀最富營養素。教百姓耕田而食。把遊牧時代漸漸進化爲農業時代。單論這樁功勞。已夠得上稱一輩子聖人了。不過要曉得神

農雖精於植物學。也一般是吃飯出恭的人。並沒多生著一個腦袋。他平生發明過幾種藥品。也許是有的。定要說他「遍嘗百草。吃下去。能自見臟腑的變化。一日中遇七十二毒。」這些話就迷信過份了。本草經這部書。相傳出於神農。但是神農時代文字還沒有造出來。那裏會有書。況且本草經上有幾個地名。是東漢以後的新地名。可知至少也有東漢人文字在內。決不是神農的大手筆。○以上第一號戊辰九月出版

內經學說之由來

有效驗的單方愈積愈多。同時社會上的情形也漸漸複雜起來。凡百事體。個人自己做不了。遂有「分業」的傾向。在這時候。專門記熟了許多單方。替人家治病的。就是二百六十行中的醫生一行了。起初呢。醫生與病人的知識。都很簡單。見有這一種病。把這一種單方給病人吃。醫生的責任就算完畢。病人吃了那種藥。只要病好。對於醫生。也就不生出別的問題。至於這種單方爲什麼吃得好這種病。害病時種

種的痛苦。病人與健康人種種不同的現象。究竟是身體上起了什麼變化。這幾個問題。無論醫家病家都不去理會他。但是人類天生下一種「好奇心」與「求知性」。與一切高等動物不同。人類能夠好奇。能夠求知。所以會進步。動物沒有這種心性。所以不會進步。現在的學術技藝進步到這樣光輝燦爛。可以說都是好奇心求知性發展出來的。那時人民的知識漸開。好奇心求知性逐漸發展出來。醫生替人治病。耳之所聞。目之所見。都是疾病的症狀。一面給單方給人吃。一面自然也要推想疾病的原因變化。病家請了個醫生。不僅是吃藥。自然先要問問病情。若使醫生不能回答。病家自然要信任了。這個時候。有自動被動兩種勢力。驅迫做醫生的研究病理。醫生於是絞盡腦汁。推想五臟六腑的功用。又裝點上些五行生剋的話頭。經過了許多人許多年代。湊合起來。編成一部書。就是現在一班醫界老前輩奉爲金科玉律的內經。還怕當時的人不信他的話。少不得請出黃帝岐伯來。把自己的理想。一齊推到這些聖人身上去。諸君要知道冒牌影戲。原是戰國時諸子百家的

常技。無論那一種學說。總得請出一位古聖人來。裝裝場面。記得康南海有過一種著作。叫做諸子創教託古攷。就是揭穿戰國諸子冒牌影戲的把戲。內經這一部書。從文學的眼光看來。也是出於戰國秦漢之際。習俗移人。怪不得醫生們要依託黃帝岐伯了。好得中國人篤信好古的美德。非常之發達。一聽到古聖人說的話。不問是非真假。便一味地顛頭播腦。只有贊歎之功。並無辨別之力。你看自來醫家著書立說。或者治病時開個方案。縱使他所持的理由十分不妥帖。只要牽引上一兩句內經。就像保險公司出了保單一様。保管沒有人敢駁詰他了。如今不佞甘冒不韙。把內經學說之由來。赤裸裸描寫出來。只怕醫界老前輩見了。還要加吾個非聖無法的罪名。把不佞罵得狗血噴頭哩。其實聖人自有聖人的功績。不佞前一篇所說的神農教民稼穡。便是一個實例。若把古代聖人一個個說得天生上智。不學而能。那就不但誣妄聖人。而且障礙社會的進化。中國數千年沒有進步。就因為篤信好古四個字。連冒牌聖人也不敢懷疑。把研究推理的本能阻塞住了的緣故。

內經的學說。既是從推想得來。不是從實驗得來。自然靠不住的地方很多。這其間也有很精妙的道理。不是不佞目空一切。這精妙的道理。只怕無人懂得。所以不佞的主張。內經這部書。只好做醫學上研究參考的資料。若是學醫從內經開手。那就用力多而成功少。還怕一輩子不得清楚。白白的把自己頭腦弄得顛顛預預了完事。可笑有個醫學校。劈頭就是內經課。要教上一兩年。在教者的意思。無非想仰仗黃帝岐伯的威名。敷衍過幾年。就算完了教授的責任。詎奈現時代的青年。很不馴良。遇到懷疑的地方。便不管黃帝岐伯。七張八嘴質問起來。教室裏鬧得煙舞氣漲。辦學的人沒法。死活拉不佞去擔任內經課。不佞就老實不客氣。把那些五行運氣較得個淋漓暢快。一方面根據科學上的實驗。證明了內經上幾樁精妙道理。那些學生聽得歡喜昏了。也不瞻前顧後。竟根據了不佞的話。去質問別的教員。內中有一位教員。與這學校有些特別關係。正是仰仗黃帝岐伯做護身符的。先就起了恐慌。他說「陸淵雷在此。不但吾個人無書可教。就是別的教員也無書可教了。」不

佞聽著這個風聲。趕快脚底明白。辭職走路。聽說這個醫學校裏新定的計畫。請教員必須請完全舊式人物。不容參入些微科學化。一方面開除了幾個喜歡問難的學生。從此可以千萬年「有書可教」了。這種生存競爭上必要的手續。原也怪不得他們。只可憐每年要斷送多少青年的聰明才智。況且四面楚歌的中醫。那裏經得起這班人的生存競爭。不佞很有些杞憂哩。

兩漢之醫學

有了內經上那種推想所得的學說。對於種種病變的解釋。不問他事實上合不合。總算有了個交代。不過內經上的治療法。十分之九是鍼灸。偶然也用些藥物。用得很少。偌大一部內經。從中尋他的藥方。就只腹中論的雞矢醴治鼓脹。烏鰂骨煎茹丸及鮑魚汁治血枯。病能論的生鐵洛飲治陽厥。澤瀉木槩散治酒風。奇病論的蘭草治脾痺。靈樞壽夭剛柔篇的蜀椒乾薑桂心酒熨寒痺。經筋篇的馬膏桂酒桑鈎桑灰治口僻。邪客篇的半夏湯治目不瞑。癰疽篇的豕膏治猛疽米疽。陵薊草根

治敗疵。還有辟疫的小金丹。出於遺篇中。遺篇是不是素問原書。很有疑問。此外沒有別的藥方了。不但藥方少。而且藥方治病的原理。內經簡直一字不提。回頭看他空談病理的地方。或是講鍼灸治病的原理。倒是說得活龍活現。若使沒有科學去印證他。只怕直到今日。還找不出破綻哩。做內經的人。既有這般粲花妙舌。爲什麼不想些話頭來。也把藥方解釋解釋呢。這也有個緣故。解釋藥方。須比不得解釋病理。要難得多。不但古時如此。現在也是如此。不但中國如此。西洋也是如此。西醫也有二數種特效藥。也說不出什麼精當的道理。這個問題。過一天再來討論。如今先要談到兩漢間的醫學了。

從內經之後。一直到東漢的末年。所有講究理論的醫書。只有一部難經。難經相傳是秦越人做的。做來解釋內經的。但是荒謬的地方很多。於醫學上簡直沒有什麼價值。除此之外。史記上載著倉公溘於意的許多醫案。也有講究病理的地方。當時漢文帝聞得倉公是個起死回生的大醫士。叫他把生平治病經驗說出來。倉公就

一條條奏對上去。後來太史公司馬子長被漢武帝割掉了雞巴。撒著一肚子悶氣。發狠做一部史記。就把倉公的奏對編入史記裏。二千年後的吾輩。能夠讀到倉公的大手筆。歸根究底。還要感謝漢武帝一割之威哩。倉公自言。「治病。人必先切其脈。乃治之。」所以那些醫案裏。都說是切了脈。知道是什麼病。又知道為什麼原因起的。他的脈法真是出神入化。普天下醫家比過江的腳魚還多。脈法高明的料也不少。或者有人能夠懂得倉公的脈法。若問不佞呢。憑良心說一句。叫做「山東人吃麥冬。一懂也不懂。」讀者諸君若能根據科學。把倉公的醫案解釋一番。不佞就情情願願叩頭如搗蒜。一輩子拜你為老師。但若搬些模糊影響的老話頭來搪塞。那就對不起。吾這個頭還得保留一下子。不給你叩呢。

東漢的末年。可謂中醫學進步到了極盛時代。就中的頭兒腦兒頂兒尖兒。要算著兩位國手。一位是華佗。華元化。一位是張機。張仲景。華佗的事跡。後漢書三國志及劉昭補註都有記載。又有一部人手一編的三國演義。替他鋪張揚厲。所以華佗的

大名。差不多婦人小孩都知道。（婦孺皆知。本是句成語。從前的女子。不能與男子受同等的教育。所以婦女的知識。總比不上成年男子。只好與小孩子一樣。若是一樁事弄得婦孺皆知。就是極普通的常識了。但是現在的婦女卻不然。與男子一樣受教育。加上她那冰雪聰明的資質。沈靜縝密的思想。她的造就。儘有男子們望塵莫及的。吾想婦孺皆知這句成語。也要隨著潮流革新一下。叫做男孺皆知才好呢。不佞隨手寫下一句落伍的話。特地向普天下英雌道個歉。不過一方面還要請男子們原諒。不要說我長他人志氣。滅自己威風。）剝破腹背。瀉洗腸胃。是華佗的拿手好戲。這就是西醫所謂外科手術。從後漢書三國志上看來。華佗的手術。比現在最高明的西醫還要高明得多。西醫一用手術。不管病好不好。先要手術費。動不動幾百元幾千元。他們那種回春妙手。貧苦階級。是萬萬享受不到的。華佗卻不甚需索手術費。有時替人醫好了病。人家送他金帛。他還推卻不受。這樣說來。華佗不但手術高明。道德也非常之高尙。可惜他的治療書。臨刑時已經燒掉了。一點沒有流

傳。現在只有一部中藏經。相傳是華佗的書。也保不住是後人依托吧。

張機與華佗同時。兩人在當時的名聲。也不相上下。吾人一翻歷代的書目。知道張機所著的書。有脈經一卷。五藏論一卷。傷寒雜病論十六卷。評病要方一卷。療婦人方二卷。口齒論一卷。華佗讀了傷寒雜病論。非常之佩服。說道。「此真活人書也。」現在所存的。只有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部。這兩部書。或者就是傷寒雜病論分了開來。原書是十六卷。現存的傷寒論是十卷。金匱要略是三卷。合計起來。比原書少了三卷。或者金匱曾經後人刪削。所以稱爲要略。這些目錄學上的考據。姑且不要管他。傷寒金匱既是內經以後第一部有價值的醫書。須得把他的大段內容研究一下。

傷寒金匱之內容

傷寒金匱是方書的鼻祖。怎樣叫方書。就是教人用方藥治病的書。既是教人用方藥治病。可知全書的重心。就是那些藥方了。傷寒論的藥方。共有一百十三首。金匱

的藥方。除卻後人附入的不算。也有一百八十四首。內中有三十九首。兩書中重複的。也除卻不算。兩書共有二百五十八首藥方。內經是議論多而藥方少。傷寒金匱的藥方雖這樣多。卻並不空談病理。只說怎樣的病證。怎樣的脈象。應當用那一首的藥方去治療。所以傷寒金匱與內經。剛好成了個反比例。大概從東漢到唐朝。中國的醫學。漸漸脫去推想的理論。側重於方藥治療。自從張仲景開了這個例。一直到唐朝。總是采集許多有效的藥方。編成醫書。就現今所存在的說。葛洪的肘後方。孫思邈的千金方。王燾的外臺祕要。都是撰集效方。不尙理論。褚澄說得好。「由漢而上。有說無方。由漢而下。有方無說。」這就見得中國醫學。漢以後與漢以前大不同了。不佞要請問讀者諸君。醫學還是空說說病理就算了呢。還是要想法子醫好病。做醫書還是空說說病理容易呢。還是撰集藥方容易。要是空說說病理。無論編謊編掉了下頷。五臟六腑決不會開口駁你。倘若用藥治療。藥用的不對時。病立刻會變重。甚而至於可以送命。所以病理可以憑空結撰。藥方治療卻不可以憑空結撰。傷寒

金匱上的藥方。都是數千百年經驗下來的有效方。決不是張仲景創造出來的。至於這些藥方爲什麼能醫好病。不但張仲景無法說明。就是吾們有了許多科學的幫助。要去解說他。也是十分不容易。以不佞的一孔之見看來。內經可以說得是病理學。傷寒金匱可以說得是治療學。病理與治療。實際上不能夠打成一片。這是醫學上很大一樁憾事。吾們所當努力去發明。務必找出一種具體解釋。以此自勉勉人的。就是這個問題。不佞費了一大堆筆墨。要商量個改良中醫的辦法。也就是這個問題。

病理學說與治療方法之不相應

病理與治療。中醫不能夠一線貫通。打成一片。西醫也何嘗能夠貫通呢。現在有少數的西醫。飛揚跋扈。不可一世。好像把中醫一口氣吞得下的樣子。他們的學說。是從日本學來的。日本的學說。又是從西洋學來的。論起輩份來。西洋好比是祖父。日本好比是父親。這些少數的西醫。不過是孫子罷了。人們人格。重財輕義的很多。貪

圖人家的遺產。謂他人父。做人家的義子義孫。原算不得稀罕。不過既得了他人的遺產。反而把親生父母的遺產。拚命破壞。那就不免喪心病狂了。如今這些少數西醫。拚命地要消滅中醫。他們自己本是中國人。所用的武器。又是中國文字。所要消滅的又是中國醫學。在日本人一方面呢。收著了這些孝順義子。總算是眼力不錯。可是這些義子。昊天罔極的孝順他義父義祖。不佞倒要預先替他擬定個諡法。叫做奴隸派的西醫。等他們「全受全歸」的時候。再造個紀念碑。表彰他們的潛德幽光。閱者諸君料也贊成這個辦法吧。

奴隸派西醫所自命不凡的。也只是空談病理。也與漢以前的中醫學一樣。不過他們的義祖義父。有種種科學的根據。有酒精燈試驗管顯微鏡種種器械的幫助。不是完全出於推想。似乎與內經學說不同。所以由他們說得嘴響。但是病理儘說得精透。若要問到治療。依舊是毫無辦法。尤其是他們所沈迷不返的細菌學說。一見了急性傳染病。什麼驗血液哩。驗痰唾二便哩。培養哩。著色哩。顯微鏡下檢視哩。血

清反應哩。費盡九牛二虎之力。總算難爲他把個病菌認識清楚了。要是在前驅期中。病菌沒有認識清楚的時候。病人倘若要求治療時。西醫一句話推得個乾淨。叫做「診斷未確。無從施行根治。」這時候的病人。只得忍著痛苦。呻吟床褥。靜候診斷。這也是病人自己不好。須怪不得西醫。那個叫你不懂得預防消毒。自己傳染了病菌。只得耐著性忍受些。這還罷了。等到診斷明確了。就該實行根治。大施回春妙手。象古人所說的「一劑知。二劑愈。」那才不負他平日飛揚跋扈。不可一世的態度。豈知西醫的回春妙手。還要看病人的造化起。若是有造化的病人。只應當患梅毒。因爲西醫有六零六。可以把你根治。或者患白喉破傷風。因爲西醫有比令氏血清。也可以把你根治。若是沒造化的病人。患了別種傳染病。縱使千熬百耐。等醫生診斷明確了。若要希望治療。哼哼。對不起。西醫也只要一句話。輕輕推得個乾淨。叫做「尙未發明特效藥。只有對症處置。」於是熱起來就用冰蒲包電風扇。冷起來就用水汀熱水袋。肚子餓了就是牛乳雞蛋。諸君休得小覷了這種對症處置說。他

沒有價值哩。須知西醫有數理化學生物學做根柢。有胎生組織解剖生理病理做基本知識。學問這樣高明。施行出來的對症療法。饒你再不中用。也是有價值的。要是這種對症療法出於中醫之手。那自然是絕對謬誤了。這好比打罵一樣。家中的黃臉婆子。把你打一下罵一句。你就要火星直冒。跳將起來。窩子裏的娼婦。若蒙她輕啓櫻脣。高抬玉手。把你打罵一下。你就從骨髓裏舒服出來。堆著滿面笑容。成打的花頭。沒命價報效上去。若問嫖客何以這樣瘟。因爲娼婦得了烏龜老鴉的傳授。平時把嫖客灌足了迷湯的緣故。有一班迷信科學的人物。害了病請教西醫。領略了對症處置的妙法。也儘有死而無悔的。若問他何以這樣瘟。也因爲西醫得了西洋日本義祖義父的傳授。把那細菌傳染消毒預防的話頭。將迷信科學的人物。灌足了迷湯的緣故。

因爲這個緣故。西醫遇到了傳染病。只要把病菌診斷明確。（其實。即使診斷得不明確。病菌也決不會開口分辨。蟲臂鼠肝。悉聽西醫胡謔罷了。）醫生的責任就算

交卸。只消對症處置。悉聽病毒自起自滅。若是病人好了呢。自然是醫生的功勞。若是死了。也怪不到醫生。一來是義祖義父沒有傳給特效藥。做義子孫的那裏可以取用親生父母的財產。幹那敗壞宗風的不孝勾當。二來是病人自己的「自然療能」太不濟。醫生實在是愛莫能助。唉。只要有了細菌學說。醫一百個病人那怕死了五十雙。醫生依舊是個國手。這是何等的便宜。

請問爲什麼要醫學。自然是要醫好病。爲什麼要診斷。自然是要決擇治療方法。如今既沒有醫好病的本領。要你這醫學何用。既沒有治療方法。要你這細菌診斷何用。有特效治療的傳染病。不過梅毒白喉破傷風這三數種。梅毒白喉破傷風的症狀都是顯然容易鑑別的。用不到什麼細菌診斷。症狀容易誤認。必須細菌診斷的病。像傷寒與類傷寒發疹傷寒。敗血膿毒症與瘧疾。結核病。霍亂與菌中毒。痢疾與腸炎症。就算檢查細菌。診斷得千真萬確。還不是一樣給你個對症處置。那麼。細菌診斷豈不是多事白饒麼。這個道理。很淺顯。人人想得到。無如奴隸派的西醫。早已

被著色培養顯微鏡這些玩意兒。攪得眼花繚亂了。極淺顯的道理反而想不到。真所謂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。而不見輿薪。」不佞說他們「沈迷不返。」可知不是冤枉哩。何況細菌爲病原的話。很有可疑的地方。不佞當另作一番討論。現在姑且按下不提。

平心而論。西醫也有西醫的長處。何嘗可以一概抹煞。就像丁福保。是留學日本的前輩。他的學問很淵博。奴隸派的西醫沒一個比得上他。他對於中醫學也有相當的瞭解。也常用中國藥方來治病。其次就像牛惠霖。是個美國派醫生。他的開刀手術。可稱一時無兩。但是遇到不是割得好的病。也常常勸病家找中醫醫治。還有刁性德是個德國派醫生。他的內科。很得社會上信用。他自己不懂得中醫學。從來不曾批駁過中醫。還有阮其煜。是廣濟醫學的前輩畢業生。他也很研究中醫。他辦的廣濟醫刊。中西並載。而且虛心下問。拉不佞做中醫研究股的顧問。可知真有學識的西醫。並不會輕視中醫學。西醫界中別有肺腸的。只那幾個奴隸派了。不佞對於

奴隸派的西醫。實在是氣憤不過。所以這一段文字。就不免寫得褊激了些。在不佞的主張。醫學的本身。原不必分什麼中西。醫界的人物。卻要淘汰一下。中醫界裏。死守五行運氣。濫充教授。貽誤青年的人物。和西醫界裏的奴隸派。一律在應當淘汰之列。至於湯頭歌訣的中醫。與看護出身的西醫。那就等於自鄙以下。不在這篇商榷範圍之內了。○以上第二號戊辰十一月出版。

中西學派之不同

中國的學術。從古以來。偏重於精神一方面。與西洋學術偏重物質的。剛好成箇對峙之局。從漢武帝時代。一直到清朝末年。可以代表中國學術的中心人物。便是孔子。孔子自己說。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五十而知天命。六十而耳順。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」若問學的是什麼東西。立的是什麼所在。不惑的。又是什麼道理。孔子卻不會說出來。吾們後生小子。當然不敢硬派他是精神上的學術。不過從知天命二字看來。不是精神學術。難道是物質嗎。你想天命是何等空

空洞洞的東西。憑你用酒精燈試驗管顯微鏡三稜玻柱。要把天命拉到實驗室裏實驗。只怕三歲小孩也知道辦不到。孔子到了晚年。聚精會神研究一部易經。那時的書。還沒有紙張印刷。把文字寫在竹片上。用皮帶一片片連綴起來。何等結實。孔子顛來倒去讀易經。竟把皮帶讀斷了好幾次。如今有好些大學學生。重價買了許多原版西書。皮面金字。光輝奪目。書桌上擺得齊整整地。自己卻忙於交際跳舞。照鏡子。理衣飾。寫情書。或者忙著踢球賽跑。直到畢業時。那些原版西書保存得手指痕都沒有。好在煌煌學士頭銜。已經現成到手。陳列過的西書。打些折扣。依舊好賣到書鋪裏去。這種學士。見孔子那麼樣苦用功。一世也弄不到文憑。自然要說他退化落伍。應當打倒了。孔子把易經大用功一番。做了繫辭彖象等十篇易傳。易經易傳完全是精神的學術。可見孔子學派是偏重於精神一方面。惟其偏重於精神一方面。稍微帶些物質的事情。如農業商業等。孔子認為是平民的本分。不是學者的任務。所以門弟子中。子貢貨殖。樊遲要學農圃。都被孔子訓斥一頓。孔子又常叫門

弟子用功詩經。說道。「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可以怨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興觀羣怨是精神上事。孔子認爲讀詩的主要目的。鳥獸草木是動物學植物學。是物質上事。孔子認爲讀詩的副目的。而且並不叫人切實研究鳥獸草木。不過多記得幾箇名目而已。可見物質方面的學術。孔子是絕對不注重的。

與孔子同時。而名望與孔子不相上下的。還有位墨子墨翟。自從漢武帝聽了公孫弘等的主張。把孔子定爲一尊。墨子學派就漸漸不振起來。這果然是皇帝的威權利害。其實墨子的學說。究竟遠不如孔子。當時識見如是今知不然淵雷自注所以一經漢武提倡。墨家

就一蹶不振了。諸君要曉得。政府勢力是一時的。學術實際是永久的。盧騷的民約論。歌白尼的太陽系說。在當時何嘗不受政府的壓迫。但是政局轉變之後。學術的實際發出光輝來。人人崇拜他是民權學天文學的先哲。漢家天下已經滅亡了二千年。若是墨學真能較比得上孔學。這二千年中一定會伸出頭來。決不讓孔子獨出風頭了。只因學術的實際上墨子遠不如孔子。所以孔學愈久愈光輝。墨學一經

打擊。就闇然無光哩。如今奴隸派的西醫。不從學術實際上研究。只管鑽天拍馬。在政府裏謀得幾箇小小地盤。就用政府勢力來壓迫中醫。中醫界裏朝也一個呈文。暮也一個電報。去和政府爭辨。你想現在的醫政。操在奴隸派西醫手裏。要從他們手裏爭中醫的地位。豈不是「與虎謀皮」麼。依不佞的主張。不如關起門來。切切實實研究中醫學的實際。等到是非大定之後。蚊蟲蒼蠅遇到秋風。奴隸派西醫自然身不由己的銷聲匿迹。那時再與有學識的西醫攜手起來。中醫於世界醫學上當然有相當的位置。還怕怎的。這是最正當的根本辦法。若是鈔些五行運氣的老話頭。販些似是而非的西學說。出報紙。吹牛皮。打算箇人目前之利。這樣幹下去。即使政府真肯提倡中醫。也決不提倡你這滑頭江湖。

漢武帝以前。一般學者說起先哲。總歸是孔墨並稱。在戰國時候。墨派的勢力比孔派還要大。所以孔派鉅子孟軻要「辭而闕之」。墨子的真實本領。卻是製造機器。同時有箇公輸般。也是製造機器的能手。墨子是宋國人。有一次宋國京城被敵人

團團圍住。公輸般又造了許多新式的攻城器械。不分晝夜攻打。看看宋國要支持不住了。墨子聽到這箇消息。從千百里外徒步奔到宋國。溜進城去。趕造防禦器械。公輸般造出一種攻城器械。墨子也跟著造出一種防禦器械。公輸般無可奈何。想把墨子暗殺了再攻城。諸君。墨子有這種製造本領。若是生在西洋。當然是一位大發明家。和瓦特愛迭生等一般受人崇拜。可惜生在重精神不重物質的中國。連墨子自己也不願擔受製造家的名聲。但看他所著的書。倒有一大半講的精神方面。這是中國人尊重精神。輕視物質的證據。

宋朝以後。孔子派的學者。吸收了佛家的菁華。成立一派理學。理學的程朱一派。很注重「格物致知」的下手工夫。但是「格物」的「物」。還是偏重在事理方面。不重物質方面。有時也研究物質。不過研究物質之目的。還是要通達事理。王伯厚的困學紀聞。就是榜樣。這樣說來。中國人對於物質方面的學術。簡直不會有人專心研究過。

西洋的學術。剛好和中國立於相對地位。小小一種現象。便值得廢寢忘餐去研究他。奈端看見蘋果墮地。便發明了地心吸力。瓦特看見沸水吹起壺蓋。便發明了汽機。物質的科學過於偏重了。結果。釀成歐洲大戰。幾千萬生命。斷送於科學的器械上面。但是西洋人直到今日。還是把「人」當做機器一般看待。西醫的治療法。所以不如中醫。就爲這箇緣故。暫且按下。後文再說。中西交通以來。中國因爲物質上不如西洋。在這強權時代。工商業海陸軍都要吃虧。吾們販些科學來振興實業。擴充軍備。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事情。至於精神上的學術。中國已是很發達。很細密。用不著退轉來請教西洋。可笑一班迷信西洋的學者。明明研究中國的精神學術。偏要套上些西式名詞。哲學哩。邏輯哩。瞎纏三官經。弄得不清不楚。道德禮教。是中國精神學術的特長。偏要一棒棒打倒革新。甚而至於一切不道德犯法的事情。實在沒有理由革新時。只要換上些不中不西的名目。就會變成新道德。說起來還可以改良社會。諸君不信時。但看弔膀子變成自由戀愛。淫畫變成曲線美。淫書變成性

學。一切壞事情皆可變成新道德。怪不得綁票匪的恐嚇信。要自稱「籌借軍餉」了。
中國的科學趨勢

照上面的話。中國是長於精神學術。缺少物質的科學。這是確然無疑的事實。有心要破壞中醫的人。聽了這話。來得正好。又要說了。「中醫沒有科學。當然要取消。快些把經效良方交給吾們新醫。你們舊醫趕緊改行。別謀活計。治病的職業。只好讓新醫擔任。休想分吾杯羹。」這話且慢說。中國並非絕對沒有物質的科學。不過中國的科學。是先有需要。後有科學的供給。西洋現在的科學。是先有科學。再把科學來引起人們的需要。諸君讀不佞的文字。到如今已是第三箇月了。好比聽「光裕社」的彈詞說書。只管插科打諢。賣關子。拖延時日。不肯把正文直捷了當說下去。諸君索性耐心些。聽不佞把中國的科學趨勢說一說。

人生最需要的東西。誰都知道是衣食住三項。孫中山新添了一項行。現在變成四項了。要供給這四項需要。多少總要仰仗些物質的科學。若說中國絕對沒有物質

科學。請問西洋科學未到中國之前。中國人是否不穿衣。不吃飯。不住宿。不行動呢。閉關時代的中國人。於衣食住行四項完全無關。就知道中國的科學。已經很敷衍給需要了。神農氏教民稼穡。解決了食的問題。黃帝嫫祖。作衣裳宮室。解決了衣住問題。共鼓貨狄。剡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舟楫之利。以濟不通。解決了行的問題。到後來孟子主張的「百畝之田。五畝之宅。五十衣帛。七十食肉。」也是注意衣食住三項。這稼穡衣裳宮室舟楫。豈非因需要而生出來的科學嗎。不過這些科學。僅僅供給需要而止。若是奇技淫巧。窮奢極欲。中國禮教是向來禁止的。至於行的問題。就比不得衣食住的重要。因爲平民百姓。本來用不到奔走旅行。所以孟子說「死徙無出鄉。」老子說「至治之世。鄰國相望。雞狗之聲相聞。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」孫中山努力革命。奔走了四十年。大受輪船火車的利益。所以把「行」看得像衣食住一般重要哩。

西洋人與中國不同。把自然界的物質儘量研究。科學一樁樁發明出來。便一件件

應用到衣食住行四項上去。這並不是因需要而供給。實在是把供給引起人們的需要來。發明了電學。便多出電報電燈電話電車許多東西來。發明了聲學光學。便多出拍照影戲留聲機許多東西來。其實這許多東西。於衣食住的需要上。絲毫沒有利益。上海開行電車。不過二十年內的事。請問二十年前的老上海。坐不到電車。曾否覺得不便。有了電車。乘客們出錢作成他買賣。顛倒要受賣票人的氣。坐慣了電車。偶然工人罷工。電車停止行駛。反覺得十分不便。引得電車公司發起標來。倒說公司裏並不想圖利。只打算利便交通。殊不知資本家每年要增加多少收入。鐵輪下每年要平添多少冤鬼。不佞生長鄉間。在煤油燈下讀書寫字。並不覺光線不足。長大了跑向大都會裏謀食。總是在電燈底下工作。偶然到沒有電燈的地方過一夜。反覺得十分不舒服。這樣看來。西洋的物質文明。竟像鴉片煙一樣。不去吸他最好。吸上了癮。反而終身受累。禮記上禁止奇技淫巧。不能不佩服先哲的先見之明。中國科學的不發達。一半由於但求供給需要。不肯專心窮究。一半由於封建時

代的家傳世守。不肯公開討論。周禮上有許多官職。必須有特種技能纔能擔任。有能通鳥獸言語的。有能從月光裏取水的。這些特種技能。多是家傳世守。不教外人。周室東遷以後。國家貧窮了。養不起許多官職。這種絕技。也就失傳。別的倒也罷了。就像很切實用的數學。流傳下一部書。叫做九章算術。內容有「方田」「粟米」等九門。所用的方法。除基本四則外。有比例分數開方幾何等。但是九章算術並不從方法上分門。卻從應用上分門。所以有方田粟米等名目。這也是先有需要。後有供給的證據。論數學的程度。九章並不高深。只因一向家傳世守。不是公開的普及教育。以致一般學者能通曉九章的很少。九章就是「六藝」裏的「九數」。孔門弟子三千。身通六藝者。只得七十二人。東漢末年。馬融的文采風流。傾動一時。他在門弟子中。找箇通曉九章的人。找來找去。只有一箇鄭康成。史記上說。「周末。天子失官。嚆人子弟分散。或在中國。或在四夷。」就是說家傳世守的數學。也從周末失傳了。這種因需要而產生的科學。在創造的人。當然有很清楚的學理。但是一入了家傳

世守的途徑。就只呆記方法。熟練應用。談不到學理了。清朝欽天監裏的官員。老守著一部歷象考成。推算日月五星。靠此餬口。民國初年。來了一班留學外國的天算科博士。把欽天監改組中央觀象臺。用英美的航海通書 *Nautical Almanac*。推步出一種歷書。自然是又省力。又準確。那些被擠去的欽天監官員。失卻了世傳的地盤。氣不過。也另出一種歷書。說「觀象臺歷書用西法。西法只有二分二至。沒有其他節氣。歷象考成是中國歷聖相傳之法。決無錯誤。」這些話。在不懂天算的人看了。或者覺得不錯。豈知歷象考成。本從徐光啓所譯的新法算書編成。已經是西法了。考成後編是另有箇西洋人。把橢圓法傳到中國來。另外編成的。後編的方法。與西洋通行的方法大致相同。不過日星行度。常有各種小差。西洋是隨時改正。欽天監只知老守歷象考成。三百年不改。便積下許多小差。而且推步日食的法子。西法早已通行倍賽兒氏 *Bessel* 的基本平面 *Fundamental Plane*。法。比考成後編的老法子。要簡便而準確。這種學術上的變遷。欽天監官員那裏知道。說出話來。就不

免貽笑大方了。（不佞曾在水產學校教過航海天算。編的講義裏發過一種議論。說古西歷是陰歷。今西歷是陽歷。中國歷法是陰陽合歷。現在人趕著中國歷法也叫陰歷。其實是錯了。那時校裏的教務長本是天算家。後來這教務長進了中央觀象臺。觀象臺歷書裏。把不佞的議論當作一種說明。）

凡是應用的技術。往往應用上很熟練。學理上一些也不懂。欽天監官員就是這種人。雜貨鋪裏的夥計。珠算心算非常之熟練。其實不過記熟些口訣。什麼三三三十一的大九歸。一作六二五的斤求兩法。應用得爛熟。問他們所以然。卻是一些也不懂。倒過來。研究學理的人。能造出法子來。給人家應用。臨到自己應用時。反而不及不懂學理的人。不佞研究算學的時候。有一年大除夕。在家裏演解析幾何。拿了鉛筆方格紙。埋頭沒案地 *Plotting*。父親拿出一篇帳。叫我結算結算。吾拿著算盤。反覆打上三遍。得了三箇不同的結果。弄得自己好笑起來。吃父親一頓訓斥。「連這點子加減法都弄不清楚。還用功算學。有什麼用。」但是吾小子的算學學理。自信

不算桂花。李壬叔是西法天算學大家。有一次不佞看他的則古昔齋算學。有人問「欲造整數句股弦。有何方法。能造若干組。李先生答道。可造無量數組。」不佞看到這裏。把書本合起來不看了。自己想有何方法。可造整數句股弦。從喫飯時候想到睡覺。還沒想出。拍拍頭顱。自罵笨極。睡到朦朦朧朧時候。驚醒過來。忽然想得方法了。披衣起床。再拿書看李先生的方法。豈知不佞的方法。居然比李先生的方法來得簡便。這冊月刊是講醫學。不是講算學。吾這方法也不必說出來。不過從這些事情看來。懂得學理的人。未必能熟練應用。熟練應用的人。未必能懂得學理。而且中國學術。但求供給最小限度的需要。在創造的人。不肯多造方法出來。在應用的人。未必能懂得學理。而且中國學術。又只一味老守成法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中醫學就是這麼件東西。所以用藥治病。倒是不難。若要問問原理。那就不知所云了。

唐宋以後的醫學

張仲景的傷寒金匱。本來很直捷爽快。見怎樣的證候。（俗名症狀）就用怎樣的藥方。這真正是對證治療。不過仲景的對證治療。與西醫的對症處置不同。西醫的對症處置。熱了就用冰囊。冷了就生火爐。這種辦法。腦筋簡單的人看了。覺得很不錯。其實人身體是活的。與死物不同。要是死物。一杯熱湯放在冰箱裏。立刻會冷。一塊冷鐵放在火爐裏。立刻會燙。人體須比不得熱湯冷鐵。對於外界刺激。會起很劇烈的反應。譬如把棒椎向腦殼上擊去。照規矩被擊的地方。要癢下去。豈知腦殼被擊後。非但不癢。反長出個老大暴栗來。這是什麼緣故。因為要抵抗打擊。有多量血液奔集到那裏。打擊的棒椎。早已離開腦殼了。奔集的血液還是源源而來。所以非但不癢。反而高起來了。又如冬天把兩手插向雪堆裏去。照規矩手要冷極了。豈知拔出來看時。非但不冷。反熱騰騰滾燙起來。這是什麼緣故。因為要抵抗寒冷。有多量熱血流行於手上。手早已離開雪堆了。流來的熱血還是很多。所以非但不冷。反而熱將起來。從這些很淺顯的事實上看來。當然不能用處置死物的方法。來處置人

體熱度很高的病人。一用冰囊冰枕。往往愈冰愈熱。西醫呢。愈熱愈要加冰。到臨了。病人的生溫機能來不得了。只有一死。這是耳目中常常聞見的事情。所以這種對症處置。看似不錯。其實是大錯而特錯啦。華佗別傳上說。有箇婦人病了一年多。大冷天。華佗叫他坐在石槽裏。叫人用冷水向病人身上澆去。要澆足一百桶水。剛剛澆到七八桶。病人抖得半死。動手的人不敢再澆。華佗坐定要澆足百桶。豈知澆到八十桶左右。病人身上騰騰放出熱氣。有兩三尺高。澆滿百桶。睡到暖被窩裏。出了身汗。從此全愈。諸君。華佗是箇一千七百年前不懂科學的舊醫。他要病人熱。卻用冷水澆。結果果真熱了。現在那些精通科學的新醫。要病人冷。直直落落就用冰。結果卻是愈冰愈熱。不佞是沒有到過日本。沒有醫學士的文憑。不配批評科學。這其間的是非曲直。還請讀者諸君自己估量吧。

西醫的對症處置。看似很有理由。所得的結果。恰與期望相反。仲景傷寒金匱上的藥方。只要對準了證候用去。病馬上會好。若問這些藥方是根據什麼理由。傷寒金

匱卻未曾說出來。照上面所說。熟練應用的人。未必能懂得學理。那麼。仲景雖能應用這些藥方。也許不能說出理由吧。從仲景以後。中國醫學的趨勢。就是熟練方藥的應用。直到宋朝初年。還是這種趨勢。若要證明這話。一點不難。只消把現成的幾部醫書考查一下。就知道了。晉朝有葛洪的肘後方。唐朝有孫思邈的千金要方。千金翼方。王燾的外臺祕要。宋朝有沈括的蘇沈良方。董汲的旅舍備要方。陳師文等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。皆殷的經效產寶。這些方書。但講對證用藥。並沒有好多理論。前人所謂「專門禁方。用之則神驗。至求其理。則和扁有所不能解。」自然。那時沒有解剖生理化學許多科學的幫助。要說明藥方的理由。除卻附會杜撰。那裏說得出真理呢。如今不佞爲便利起見。把這一派醫書。起箇總括的名目。叫做「仲景派醫書。」

宋朝以後。出了劉張李朱四大名醫。叫做金元四大家。劉完素（守真河間）主張「降心火。益腎水。」張從正（子和戴人）主張「汗吐下。」李杲（明之東坦）主張

「養脾胃。」朱震亨（彥脩丹溪）主張「滋陰降火。」從此以後。盛行朱丹溪一派醫學。一味甘寒滋補。把仲景派醫書束之高閣。面子上尊仲景爲聖人。骨子裏存了箇「敬而遠之」的意思。他們的論調是「只有聖人能用聖人的方法。吾們凡人。若是冒冒失失地也用聖人方法。好象小孩子弄刀槍。殺不退敵人。倒要戳傷自己。」這種論調。簡直是不長進的下流東西。自己先坐定是凡人。那就是限制自己。只許做箇庸醫了啊。

漢以前的醫書。本草經但說什麼藥主治什麼病證。比較的覺得直捷了當些。但是說的功效。往往不甚準確。又有許多藥。可以「久服輕身不老。」那是道家方士的學說。不是醫家的學說。所以本草可取的地方也不多。內經除卻幾句零金碎玉。有極精妙的地方。往往說到天道地道。其大無外。就算世界上真有什麼天道地道。但是醫學不過人道中的一小部份。若是張開懸河之口。高談天道。那就是莊子所說的「大而無當。」只好置之「無何有之鄉。」難經雖解釋內經。與內經矛盾的地

方也很多。這三部書。本來各說各的話。不相連屬。名爲醫書。其實於應用醫藥上並沒有多大供獻。只有仲景派醫書。切切實實用藥治病。把那些本草藥性。內經空談。一概置之不問。（仲景派醫書亦有引經立論者。然與藥方不生關係。且其意重藥方。不重空論。）這才是真正應用醫學。無如金元以後的醫家。凡是仲景不能說明的理由。偏要千方百計去說明。若能說出實際理由來呢。當然是醫學上的大進步。值得受後人崇拜。無如他們所說的理由。無非把內經上五行運氣的話頭。七拚八湊亂講。愈說得荒遠無稽。愈見得學問高深。疾病的實際只有一箇。像肚皮的理由。十箇人可以十樣。於是分立門戶。著書立說。各人把自己的肚皮經當作實際。醫書越多。學醫的人越是摸不著頭路。不佞曾教過一班「高級講習科」的傷寒論。這班學員。都是看過不少醫書的人物。教了兩箇多月。有一學員說。「從前看一部傷寒注解。似乎有些理會得。及至看了第二部注解。議論與第一部大不同。不知道那一種議論是。再看第三部時。更弄得徬徨無主了。如今聽了陸先生的議論。才知道從

前所用功的。皆是冤枉工夫。」可見得那種醫書越多。學醫的人越是摸不著頭腦啦。起初不過把肚皮經來解釋古醫書。後來索性把肚皮經自己著書。甚至於抬出「溫病」的招牌來。一想情願。要與仲景的傷寒平分半壁江山。清朝的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。便是這種妄人。本來三五天可以治好的病。定要把他醫得九死一生。三百年來。不知葬送了幾許人命。這個黑幕。憚鐵樵先生已經大聲疾呼。把他揭破了。近來秦君伯未編一部清代名醫醫案菁華。不佞做了一篇序。如今節錄序文一段。讀者諸君就可以明白傷寒之外沒有什麼溫熱。

傷寒之外沒有溫熱

此節係節錄清代名醫醫案的序文

按原文已見卷一。茲不復舉。

不佞這篇商榷。隨手寫來。差不多有兩萬字了。空費讀者諸君的腦力。究竟中醫應當怎樣改造。依舊沒有說出來。實在非常之抱歉。現在把中醫學的既往情形約略說過了。要求讀者諸君再寬放吾一月限期。不佞定規把改造中醫的主張。不管他

拙笨複雜。在本刊第四期裏和盤托出。好向讀者諸君請教。○以上第三號戊辰十

二月出版

具體的條目

今番與讀者諸君相見。剛好是陽歷新年。不佞未能免俗。也隨聲附和的說句恭賀新禧。千萬恕我不恭敬則箇。不佞這篇商榷。敷衍到如今。醜媳婦總要見翁姑。少不得把鄙見一條條具體的寫出來。請求讀者諸君批評誨正。不過依論理學的規矩。先要立箇大前題。大前題若是弄錯了。下文的小前題與結論。就跟著一步步錯到底。不佞固然不大信仰論理學。但是這篇商榷的前三期文字。雖是輕嘴薄舌。卻也鬚鬚是箇大前題。如今爲清醒眉目起見。再把中醫的本來面目分做二條說。

(一)中醫的方藥。對於證而有效。不是對於病而有效。

(二)由第一條之結果。中醫不識病而能治病。

中醫的本來面目。真實本領。既只有上面的兩樁。若要學會中醫。能夠治病。那是很

容易的事情。就算天資不甚聰敏。也只要一年讀書。一年臨證。就夠了。諸君聽了不要詫異。要知道不佞所說的讀書。決不是讀湯頭歌訣溫病條辨。也不是讀內經難經。若要讀這些書。只怕一百年也讀不通醫學。何況是一年呢。若讀張仲景的傷寒金匱。用正當的讀法。那就只消一年。夠了。講到臨證。若是從了一位上海名醫。跟他看門診。寫方子。只怕一百年也得不到臨證經驗。上海人的通病。晚上的工作極忙。吃大菜聽戲坐汽車打牌。睡眠時間太少了。明天有些頭昏腦脹。就得化上一二元二角錢。找箇名醫看看。上海名醫的門診。老實說。多半是這種病。開的方子。無非是冬桑葉甘菊花一派清湯白水的藥味。偶然睡眠不足。只要休息一二個鐘頭。或是打箇中覺。不服藥也會好。做名醫的叫做「得人錢財。與人消災。」殺鷄用不到牛刀。自然只消清湯白水穀了。那班臨證的高徒。寫慣了這種方子。弄得膽小如鼷。柴胡葛根。怕他升陽不敢用。麻黃怕他發汗不敢用。桂枝太熱了不敢用。黃連太寒了不敢用。至於附子乾薑。那是只配古代的北方人吃。現時代的江南人。萬萬吃不得。等

到三年滿師。自己掛牌應診。不消說得。自然套著老師的老調。也是冬桑葉甘菊花淡豆豉清水豆卷。一派千安萬穩的藥方。說也奇怪。同是這幾味藥。老師用下去就靈。銀盾匾額常常有得送上門來。做高徒的用下去就不靈。一次次復診。病只管一次次加重。弄到後來。病家就另請高明了。在心虛的人。只道老師的經驗富。自己究竟經驗不足。還把讀過的湯頭歌訣溫病條辨。拿出來溫習溫習。在迷信的人。只道老師的運道好。或是命宮裏有天醫星。自己命運不濟。也就罷了。若遇到滑頭碼子的高徒。倒說老師應酬周到。交際廣闊。所以會生意興隆。於是自己想出滑頭法子來。請大菜。出報紙。登廣告。吹牛皮。找箇交通繁盛地方。掛起大醫士的招牌來。立志要搶老師的生意經。這並不是不佞歡喜罵人。其實真有這種人啦。殊不知偶然缺少睡眠的病。只有關老老少爺姨太太們會有。這種病家。有的是錢。當然要找名醫看。況且名醫的鑑別法。第一是診例。第二是年齡。門診賣到一元二角。是個普通名醫。賣到二元四角。那就是個大名醫。年齡到了五十開外。是有經驗的先生。若是白

鬍子掛得像土地公公一般。那就是經驗充足的老先生了。新出師初掛牌的醫生。年齡也不及格。診金也太低廉。這種富貴病那裏會上門。上門的多半是中等以下人家。非萬不得已。決不肯尋醫服藥。這種真張實貨的病。那裏是冬桑葉甘菊花吃得好的。無怪得服藥不靈了。這就是從了上海名醫臨診的結果。若使臨診時。從了一位有實學而無甚虛名的醫家。那就一年儘夠了。如此說來。學中醫只消一年讀書。一年臨診。並不會把中醫說得太輕易哩。

話可是要說轉來。這樣學成的中醫。最優等的也不過熟練應用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學理方面是完全不懂的。只好算個醫匠。不能算是醫學家。現在那些少數奴隸派的西醫。拚命攻擊中醫。卻也不敢說中醫治不好病。不過攻擊中醫的說理不通。這也不能算他們完全無理由。中醫不走錯門路的。皆能醫病。若要找箇能說學理的人。實在是千百中難得一二。在他們呢。自己覺得一肚子的五運六氣。說他們不懂學理。決不肯承認。非但不肯承認。還要編印報紙與西醫爭辯。還要開學堂。

教學生。傳佈「古聖人的心傳絕學」哩。這就怪不得奴隸派西醫。要罵他們「開倒車」了。不佞的鄙見。若是不甘心做箇醫匠。定要懂得學理。做醫學家。那就必須破工夫學下列的科學。

(一) 生物學。物理。化學。數學等普通常識。

(二) 解剖。組織。生理。胎生等接近醫學的科學。

(三) 病理解剖。病理學。病原細菌。診斷等西醫學。

學通了這些科學。還要知道兩樁事情。

(四) 中醫書中。有許多名目及理論。確有精義。西醫所不懂。然而可以用

科學來證實說明。

(五) 細菌原蟲。並不是傳染病的絕對病原。

中醫的學問。到了這箇境界。治病的本領。既勝過西醫。學理的根據。又不讓西醫。那才是中醫界揚眉吐氣的日子。也就是中醫學推行到全世界的日子。必須這樣。才

好算溝通中西。必須這樣。才是中醫學吸收西醫學。並不是中醫學投降同化於西醫學。除此之外。不佞還有兩種主張。一併寫出來。

(八)化學分析及動物試驗。不能敷衍解決藥性。

(九)中醫學不必要求列入學校系統。也不必向政府要求補助金。

以上九條具體的條目。讀者諸君料想反對的多。贊成的少。有幾位筆頭健的。或者要立刻動筆辨駁了。諸君少安無躁。聽不佞一條條把理由說明了。再行勞動大筆。諸君若是不棄固陋。肯批駁誨政時。不佞是欣忭雀躍。再歡迎沒有了。

中醫方藥對於證有特效對於病無特效

什麼叫做證。證是證候。也就是用藥的標準。傷寒金匱裏種種名目。如發熱。惡寒。項背強几几。頸項強。胸脅苦滿。煩躁。煩渴。心下悸。臍下悸。心下痞。按之濡。汗出。無汗。大便鞭。轉矢氣。下利清穀等等。皆是證候。這些證候。不可以完全望文生義。須得名師講解。或看精當的註解。這就是上面所說「傷寒金匱的正當讀法。」

證候與西醫書中的「症狀」不同。症狀不過描寫病人的異常狀態。於診斷治療上沒有多大的關係。仲景書中的證候。卻處處是用藥治療的標準。西醫書的症狀。說得很詳細。就是沒有眼見過的病。看了書上的症狀。便宛然有箇病人在眼前一般。仲景書中的證候。便不是這樣。有許多很顯明的狀態。仲景偏偏不說。很微細的狀態。仲景卻不憚再三詳說。諸君就可以明白。凡是仲景所不說的。皆是不能作為用藥標準的狀態。只好交給西醫們做症狀。凡是仲景所詳說的。皆是用藥的標準。吾們讀仲景書時。千萬不可輕忽過去。

什麼叫做病。病就是病名。例如中醫的傷寒。溫病。濕病。血痺。虛勞等。西醫的傷寒。副傷寒。卡他性(或稱加答兒性)炎症。結核。貧血等。皆是病名。一種病的全經過中。可以有許多證候。數種病的全經過中。也可以有同一的證候。中醫用藥的標準。只問證候。不問病名。因而一種病。可以先後用幾箇藥方。一箇藥方也可以適用於好多種病。最奇妙不過的。只把證候祛除。害的病也同時好了。若問是什麼緣故。仲景書

中也沒有說出所以然來。好像是留待後人解釋的意思。吾們生當科學昌明的時世。對於這一點。就應當用科學方法去解釋他。第一步要研究這箇證候。是身上起了何種特異機轉。第二步要研究這箇藥方。為什麼能祛除這箇證候。第三步要研究這箇證候祛除了。為什麼害的病會全體好。這二步研究皆有了準確的答案。就成了有一種有根據的學理。學理積得多了。從已知道的部分。推究到未知道的部分。於是乎仲景不會醫的病也會醫。古人沒有的藥方也會造出藥方來。這才是醫學上真正進步。決不是葉天士一般人的肚皮經。胡說亂道。

仲景的方法。是對證用藥。不是對病用藥。所以仲景書中對於病名。很是媽媽虎虎絕不注重。但看傷寒論中。「名曰剛瘧。」「名曰柔瘧。」「名爲中風。」「名爲傷寒。」勉強強說幾箇病名出來。還要加上「名曰」「名爲」的字樣。見得雖是這樣叫他。等於老子書上的「無以名之。強名之曰道。」也等於人的姓名一樣。姓黃的固然是黃種。姓白姓烏的就不是白種黑種。（不過如此說說。通志氏族略元和姓

譜一類的書。不佞也曾瀏覽過。諸君休得笑我完全不懂姓氏之學。）就像不佞。表字淵雷。譜名叫做彭年。其實那裏就會「淵默而雷聲。」也罰咒活不到八百多歲。中醫的病名。竟有些像人名。多半不能代表這人的行爲品性。倒是西醫的病名。好像死鬼的諡法。可以代表他生前的行爲品性。好在中醫所重的是證候。病名不準確些。也就無關緊要。

醫書到了巢氏病源。病名已多得不可開交。仲景派的醫書到了千金外臺。病名也多得不勝枚舉。這箇風氣流傳下來。病家請了醫生時。先要問這是什麼病。江湖醫生不肯說不識病名。就杜撰出許多惡俗不堪的名目。同是傷寒。倚坐不得臥的叫做豎頭傷寒。棄衣狂走的叫做走頭傷寒。下利的叫做漏底傷寒。同是霍亂。腹中疼痛的叫做絞腸痧。兩腳攣急的叫做吊脚痧。到了血中液體乾涸的時候。叫做癆螺痧。有一種傳染病。頭面腫脹的叫做大頭瘟。（即西醫之丹毒）越是這種惡俗不堪的病名。越是通行於社會。人人知道。據爲典實。江湖醫生多得到處皆是。這種惡俗

病名也越撰越多。這篇商權的第一期中。曾說有幾位中醫界領袖。要編中醫課本。對照中西病名。你想中醫的病名。如此漫無限制。西醫科學式的病名。都有很嚴整的規律。請問怎樣對照。不佞真箇是莫測高深了。

中醫的藥方。只是取效於證候。不是取效於病名。西醫卻不注重證候。他們所努力研究的。要想各病皆有一種特效藥。所以西醫治病時。先忙著診斷鑑別。定要得箇真確的病名。希望從此生出治療法來。可是對不起。對於病的特效藥。只有寥寥五六種。診斷雖是明確了。治療依舊毫無辦法。一方面看著中醫的診斷並不費事。用藥卻極有效驗。就以爲中醫不如西醫。中藥勝於西藥。於是收買中藥。拿回去化學分析。動物試驗。豈知化驗出來的成分效用。多半與中醫的用法不合。一部分西醫。不懂得中藥對證不對病的道理。竟根據了化學成分駁中醫的用藥法。還有一輩妄人。竟希望化驗成功。要把中藥應用到西法診斷上去。有箇什麼龐□□的。做了一篇「書溝通中西醫學後。」登在某西醫報三十九期裏。原文共有十條。似乎說

得很有道理。不佞也沒工夫逐條駁他。諸君看過了不佞這篇商權。再看他那篇大作。就覺得不值一駁了。如今把他第七條鈔出來。

要說拿中醫應用的藥品。應用到西醫斷定病上去。那麼對不起。外國人正在那裏越俎代謀。柴胡甘草大黃當歸。一樣一樣用科學方法弄了多時了。他們有結果。就是中醫失敗。

西醫斷定病的方法。決不是應用中藥的方法。這層姑且不要說他。就算能夠應用。就算定要一樣一樣用科學方法弄過了。纔能夠應用。那麼。中醫是不懂科學的舊醫。弄不來。不弄。也還可恕。龐□□你是箇精通科學的新醫。就應當自己動手弄。還須比外國人先弄成功。那纔是替中華民國掙臉面的好國民。爲什麼自己不弄。悉聽外國人越俎代謀。語氣中還很希望他們有結果。很希望中國失敗。好像外國人有了結果。龐□□就非常榮寵。中醫失敗了。龐□□就非常快樂。請問這是什麼心理。還不是把外國人當作義祖義父。忘卻自己是中國人。只管搖旗吶喊。替義祖義

父虛張聲勢。要把中國弄得失敗麼。不佞在本刊第二期裏。說的奴隸派西醫。正是指龐口口一輩人。諸君到今天。也就暗暗點頭。說不佞一點沒有冤枉他們了。

五苓散的證候

上文說中藥取效於證。不取效於病。只是空口說白話。恐怕讀者諸君要懷疑。如今任便取個五苓散藥方。做個舉例。把來說明。

五苓散的證候。傷寒論裏共有八條。金匱要略裏也有一條。把他歸納起來。可知五苓散的證候是。

消渴。小便不利。或渴欲飲水。水入則吐。脈浮。微熱。

「渴」人人知道是口渴。渴上加個「消」字。是什麼意思呢。因為渴了。就得多飲水。通常飲水若多。撒的小便也多。若飲水多而小便反少。水飲下肚子去。好像消滅了似的。就叫他消渴。所以消渴與小便不利。有連帶關係。這兩個證候。其實是一個證候。在這裏。消渴是證名。不是病名。另有把消渴當病名的。金匱要略以及巢源千金外

臺諸書。皆有一門消渴病。消渴病中。也有飲水多而小便亦多的。就與消渴兩字的名義有些矛盾。這也是中醫的病名太不規律。千金方中別出「渴利」的名目。就比較的規律了。這是閒話。姑且擱起。五苓證的脈浮微熱。是病人的熱度些微高一點的意思。大概不出攝氏三十八度吧。脈浮與微熱也有連帶關係。見得這微熱是陽證。不是陰證。（陽證。陰證。脈浮。在中醫是普通常識。人人懂得。現在姑且不談。待有機會時再談。）五苓散的證候說明了。再把這方子開出來。

猪苓三份 澤瀉五份 白朮三份 茯苓三份 桂枝二份

藥量的幾份幾份。是照原方各藥多少的比例寫出來。因為這方子是散。是末藥。可以任便多製些藏起來。但是藏得太陳了。就無用。因為桂枝研了末。氣味很容易揮發掉的緣故。把五味藥一共研成細末。每次服時。少則三錢。多則五六錢。用米湯調和了。慢慢嚥下。為什麼用散不用煎湯呢。因為病人「水入則吐」。服煎藥怕也吐掉。這個吐又來得特別。不是止吐藥所能奏效的。吃了湯水要吐。吃藥末就不致於

吐。所以用散不用湯。藥味藥量服法都說明了。再說他的功效。猪苓澤瀉茯苓都是利小便藥。白朮是健脾燥濕藥。其實是催促腸胃及全身各組織的吸收力。桂枝是芳香性神經藥。能擴張肌表的小血管。脈浮發熱的病。本有出汗的傾向。等到肌表小血管擴張了時。就會濺然汗出。桂枝又能降衝逆。對於「水入則吐。」很有救濟的功效。這不過說個大略。若要一味味細說起來。只怕寫上三千五千字也說不完。這一章文字。就要弄成個尾大不掉了。

從證候藥性兩方面參合起來研究。就很容易明白。五苓證的病理。是腎臟機能起了障礙。腎臟是製造小便的腰子。不是製造精蟲的睪丸。腎臟機能起了障礙。不能照常製造小便。故小便利。小便不利了。血液中的水份就無從排泄。同時有許多尿毒。留在血液中陳宿的水份裏。全身各組織。本來不住地吸收血液中的液體。如今因為液體中多含尿毒。各組織為自衛起見。也就不吸收了。若是依舊吸收。便會起「尿中毒」症狀。五苓證多數不見尿中毒證。可知是不吸收。既不吸收。就不能分泌。

因口腔粘膜及唾腺皆不能分泌。故病人覺得口渴。口渴了飲水。卻因血液中陳宿水沒有排掉。腸胃裏的水份也不再吸收到血液中去。腎臟不排泄。腸胃不吸收。腸胃裏積水太多了。就起代償作用而嘔吐。故渴欲飲水。水入則吐。

五苓散的藥。通共只有五味。倒有三味是利小便藥。可知注重在恢復腎臟機能。小便一通。血液中的陳宿水份便漸漸排泄掉。於是就要向腸胃裏吸收新水以補充。各組織也要吸收血液以自養。故用白朮以催促他吸收力。組織裏吸收了榮養份。粘膜腺體也跟著恢復他的分泌機能。故不消用得止渴藥。自然會不渴。一方面因有脈浮微熱的證候。體功有自然出汗的傾向。故用桂枝擴張肌表的小血管。幫助他出汗。此時血液裏面陳宿水份的尿毒。蓄積得很多。腎臟機能初恢復。還怕他一時來不及盡行排泄。如今出了汗。就有一部分宿水尿毒從汗液中排泄。這就幫了腎臟不少的忙。還要借重桂枝降衝的力量。把三味利小便藥導引下去。不致於隔住在胃的積水中間。使藥力不行。仲景教人服五苓散的法兒。還交代兩句話。「多

飲暖水。汗出愈。」汗出愈。就是汗液幫助腎臟的好處。有人疑心「水入則吐」的病。那裏能數多飲暖水。豈知服藥之後。藥力既行。腸胃恢復了吸收機能。正很盼望新水。要做他「推陳致新」的工作。那裏還會吐出來呢。

如此說來。五苓散的妙處。全在一味桂枝。現下的醫生。通行葉天士的甘寒藥。把桂枝當作大熱之品。抵死不敢用他。要用五苓散時。也得除去了桂枝。叫做四苓散。這就好比一條船上沒有了舵。還能夠行動自如麼。再從另一方面看來。小小一首藥方。卻是面面顧著。關係到全身種種的機轉。要是西醫所奉為至寶的特效藥。一藥只治一病。顧了一面。失照了其餘諸面。西藥所說的副作用。多半是顧此失彼的弊病。這種治療方法。真是拙笨到了極點。若使儘管化學分析。動物試驗。希望發明特效藥。如此研究下去。要想進步到像仲景方一樣。通身靈活。那就真所謂「開倒車」了。（開倒車是汪某的得意語）

適用五苓散的病

中藥只有所對的證。沒有所對的病。病本可以無須討論。但是仲景書中。於各藥方的證候上。往往冠著箇病名。這也很值得研究。可以研究仲景是否識病。五苓散。金匱裏把他治消渴。治水病。臍下悸。吐涎沫而顛眩。傷寒論裏把他治太陽病。治傷寒。治中風。治霍亂。這些病名。若要用西醫病名來對照。卻也不難。消渴就是糖尿病及尿崩症。水病。臍下悸。吐涎沫而顛眩。就是尿中毒。太陽病及傷寒中風。皆是急性傳染病。太陽病及傷寒中風的五苓證。就是急性傳染病中併發或續發的腎臟炎。霍亂就是虎列拉。西醫也譯作霍亂。糖尿病。尿崩症。尿中毒。腎臟炎。皆是腎臟機能障礙。與上文的理論符合。有五苓證候時。當然可以用五苓散。沒有什麼問題。至於霍亂也用五苓證。似乎有些疑問。這要知道霍亂初起。沒有到陰證四逆證的地步。往往有五苓證。四逆證陽回之後。也往往有五苓證。這是不佞親自經驗過的事實。諸君倘若不信。還可以引書為證。

類聚方廣義（日本人尾臺榕堂著。尾臺是吉益東洞的再傳弟子。東洞是仲景

派大名醫。曰。霍亂吐下後。厥冷煩躁。渴飲不止。水藥共吐者。嚴禁湯水果物。每欲水與五苓散。但一貼分二三次服爲佳。不過三貼。嘔吐煩渴必止。吐渴共止。則必厥復熱發。身體情痛。仍用五苓散。則熱汗出。諸症脫然而愈。

但是西醫看了這些話。恐怕還是不信。——霍亂是大腸裏感染了霍亂螺菌所起的病。病原在腸。不在腎臟。五苓散是治腎臟病的藥。況且既不能殺菌。又不能中和菌毒。如何治得好霍亂。張仲景與尾臺榕堂所治愈的。一定是別種中毒症。因爲他們都是舊醫。不懂得細菌診斷。把別種中毒症誤認霍亂罷了。——治傳染病定要殺菌。這是迷信細菌學的糊塗話。西醫治霍亂。注射生理食鹽水之外。無非用些雅片丁幾。顯草丁幾之類。這何嘗是殺菌的藥。就是撒魯爾。甘汞。果真能殺菌麼。若說霍亂的病原在腸不在腎。舊醫把別種中毒症誤認霍亂。那麼。就再引一節新醫的書來證明。這箇新醫。是大袖木展的真正日本貨。吾們國內那些自稱新醫的人物。不過到日本住個二五年罷了。兩相比較起來。真正日本貨的新醫。他的科學程度。

不見得不如國貨新醫罷。不過這位日本貨新醫。已經大開倒車。一直開到舊醫隊裏。現在竟完全用舊藥方治病。想必是做新醫做得太膩煩了。所以倒行逆施起來。不過他既是新醫出身。如今對於新醫倒起戈來。好像鄭康成的發墨針膏起癢。竟是一入室操戈。一教新醫無從抵敵啦。這人名叫湯本右衛門。這裏引他一節書。書名叫「臨床應用漢方醫藥解說」。

虎列拉病。由腸內感染虎列拉菌而起。固不待論矣。然其生產毒素有一種特性。常從腎臟細胞侵入他臟器細胞。且不甚侵襲他臟器。獨先攪亂腎臟。遂令發代償性吐瀉。爲本病之特有症狀。乃腎臟障礙之結果也。故本病初期。大多數當急投大量之五苓散。此所說。有六種證據。(一)最早。常起尿閉。(二)於初期。常發煩渴口燥水逆等五苓散證。(三)其人尿利者。常得救。(四)經過中常發尿毒症。(五)貽後病常爲慢性腎炎糖尿。(六)剖驗上。腎臟之變化最甚。

據湯本氏的話。霍亂病必起腎臟障礙。用五苓散所治的霍亂。竟是真張實貨的虎

列拉。仲景雖是舊醫。竟沒有認錯病。
中醫不能識病卻能治病

張仲景能識病。又能治病。當然是醫學家。不是醫匠。不過治病的方法。只須識證。無須識病。本來識證很容易。識病卻很難。中醫學但求滿足治病的需要。那難而無用的識病方法。就不很注重。張仲景遇見王粲。一片熱心的告訴他。「你身上有病。到四十歲時。要脫落眉毛。眉毛脫後半年。就性命不保。趕快服五石湯。可以恢復健全。」說了這話。還向藥包裏檢出五石湯的藥味來送給他。這是何等熱心。豈知那時王粲的年紀。只得二十歲左右。做官又已做到侍中。正是翩翩年少。裘馬輕肥的氣概。那裏把張仲景放在眼裏。心上還嫌惡仲景無端咒詛他呢。他受了五石湯。隨手一丟。早就忘懷了。過了幾天。張仲景又遇見他。問他服過藥沒有。王粲只得說服過了。仲景道。看面色。一定沒有服過藥。爲什麼這樣輕視性命呢。王粲只是不信。過了二十年。眉毛果然一根根脫下來。再過一百八十七天。就嗚呼哀哉了。諸君。張仲景

識病的本領。神妙欲到秋毫顛。但是他所著的書。只教人對證用藥。那些神妙的識病方法。簡直不提。並不是守祕密。不肯教人。也沒有什麼怪異法術。實在因爲「梓匠輪輿。能與人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」的緣故。

凡是藝術方面的造詣。一半是由學力。一半也限於天資。若是人人學得會的玩意兒。那就大高而不妙了。不過迷信科學的人。一定要反對這話。不佞只得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。有了事實。就無須在理論上爭辯了。不佞天生成是個書獃子。什麼人情世故。弄錢的方法。簡直不大懂得。只有書本子是性命。無論中國學問外國學問。總要想法子略知一二。小時候醉心科學。什麼物理化學。都要動手實驗。但是實驗的時候。不是炸了燒瓶。就是把藥水潑到衣服上。爛成老大窟窿。發電的 Dynamo 一經上了不佞的手。搖不上十來轉。玻璃片就會迸裂。這還可以說手法沒有純熟的緣故。至於揮翰塗雅。截長補短統計起來。也有十餘年的工夫。寫的字從商周彝器。漢魏碑。晉唐帖。直到元朝的松雪。現今的髻老。都要偷他些小關子。報紙上常常

吹牛。自稱書家前輩的。那幾手法書。不佞簡直是正眼不屑一望。那麼用筆的手法。總不算十分生疎了。有人說用功過寫字的人。學起畫來。一定容易。不佞也曾弄些畫譜臨過。但是畫的人倒像鬼。畫的牛倒像羊。自己看著生氣。就縮手不敢再畫了。再說到文學。俗語說「熟讀唐詩三百首。不會吟詩也會吟。」那唐詩三百首。不佞是從小讀得稀爛。長大來又把少陵太白右丞義山。以及清朝的漁洋商邱定盦等詩集。也很命讀過幾篇。結果。不過讀高了一雙眼睛。對於人家的篇什。輕易不敢贊個好字。若要自己做詩。卻是一句也謔不起來。這樣說來。藝術方面的造詣。光是用功不中用。也有為天資所限。一輩子學不成的。況且有許多門道訣竅。筆下也寫不出。嘴裏也說不出。照片也攝不出。「輪扁斲輪。疾徐應手。」正是深知甘苦之言。張仲景望色而識病的法兒。就是這一類東西。金匱頭一篇裏。有一條講望色。但是很簡略。內經說得詳細了。只是教人讀了不懂。這必須於醫學上有了學理。於治病上有了經驗。再加上能讀古書的本領。纔可以領悟得他一二。若要憑空讀懂。那就是

「從糟粕裏覓古人。」等於妄想。凡是中國學術。都有這一種境界。這一點。也是與科學方法不能強同的地方。諸君要知道科學方法的好處。只是使人人能懂。人人能懂的法門。只是最下乘。好比佛家的淨土宗一樣。淨土宗豈可勝設書此懺悔為鈍根人說法而設。如今那些自命新醫的人物。自以為一肚子科學。開口就罵人舊醫。他們的大作。不佞也拜讀過不少了。只有余雲岫的。不講他議論的是非。總覺得是個學者。這也因為他未學西醫之先。已有中國學術根柢的緣故。若是其他諸位。哈哈。簡直是箇箇草包。還要神氣活現罵人。真不顧人家笑斷肚腸根。

仲景書中教人憑了證候用藥。不佞以為是古人淘鍊出來的一種方便法。因為要使人人能懂。就不得不如此。這也好算古人的科學方法罷。所以讀了仲景書。人人會做醫生。人人醫得好病。不過成為熟練應用。不懂學理的醫匠罷了。無如唐宋以後學醫的人。偏生不甘心做醫匠。定要把內經難經等。一齊拉過來。高談病理。反而弄得笑話百出。這種笑話。醫書上多得個更僕難數。上文既是說過五苓散。就把關

於五苓散的引兩節出來。

張杲醫說云。春夏之交。人病如傷寒。其人汗自出。肢體重痛。轉側難。小便不利。此名風濕。非傷寒也。陰雨之後卑濕。或引飲過多。多有此證。但多服五苓散。小便通利。濕去則愈。切忌轉瀉發汗。小誤必不可救。虞世初云。「醫者不識。作傷寒治之。發汗死。下之死。」己未年京師大疫。正爲此。予自得其說。救人甚多。壬辰年。予守官洪州。一同官妻。有此證。因勸其速服五苓散。不信。醫投發汗藥。一夕而斃。不可不謹也。

博聞類纂云。春夏之交。或夏秋之交。霖雨乍歇。地氣蒸鬱。令人驟病。頭痛壯熱。嘔逆。有舉家皆病者。謂之風濕氣。不知服藥。漸成瘟疫。宜用五苓散半貼。入薑錢三片。大棗一枚。同煎服一碗。立效。

這兩節書中所說的病。分明是霍亂。有五個證據可以證明。(一)流行於春夏之交。或夏秋之交。(二)其證候。汗出。肢體重痛。小便不利。嘔逆。(三)忌汗下。小誤必不可

救。若是他種熱病。初起病時。一次的誤汗。誤下。決不致立時送命。(四)有全家皆病者。不知服藥。漸成瘟疫。己未年京師大疫。正爲此。(五)宜五苓散。參合這五個證據看來。不是霍亂是什麼。張杲等不識得是霍亂。反叫他風濕。還要說出原因來。以爲是陰雨卑濕。引飲過多。若是這些原因。會起這樣的危險急病。那麼。一陣大雨之後。應當要屍橫遍地了。茶館裏的茶客。回家去。一定要害病了。豈非可笑之至。但是病名原因雖弄錯。用五苓散醫治。卻一點不錯。不佞因此說中醫不能識病。卻能治病。歸根究底。只因仲景但教人認證用藥。無法教人識病的緣故。

讀仲景書的中醫。雖不能識病。卻還能治病。可是現代中醫界裏的人物。讀仲景書者能有幾人。只知道「溫邪犯肺。逆傳心包」罷了。只知道「古方不可治今病」罷了。這班人物。非但不能識病。連治病的本領也若有若無了。西醫呢。又一天到晚與這班人比較短長。把這班人來代表中醫學。不佞奮著一枝禿筆。拚命價替中醫衝鋒陷陣。想到這個地方。怎不教人灰心短氣。只有志心朝禮。祝禱中醫界諸君趕快

覺悟回頭罷。○以上第四號己巳一月出版

中醫學有吸收科學之必要

中醫雖有很妥善的治療方法。無如說理太荒謬。倒有十之八九是虛無縹渺的話頭。這種形勢。若在一百年前閉關自守時代。碧眼高鼻的外國人。不跑到中國來。擦鼻涕頭的中國人。不跑到外國去。中國地方永遠沒有科學。那麼。這種虛無縹渺的醫學說理。儘可以維持信用。不生問題。如今呢。幾萬噸的大輪船。太平洋面上穿梭。價往來不絕。陸地上的鐵路交通。走滬甯津浦平奉南滿西伯利亞。可以從上海直通到科學老巢的柏林。在這種形勢之下。要想把科學擋駕。不使他到中國來。那就好比螳螂舉起臂膀。要擋住車輪。其實不可能的了。科學這東西。又來得結實。一步腳踏實地。鐵案如山。你若是閉著眼睛。掩著耳朵。不去看他聽他。倒也罷了。若是破戒學了他些兒。就不容你不信。心上信了科學。再看中醫的說理。覺得沒有一樁合於科學的。同是人體的內臟。科學說「循環排泄消化」。中醫說「心腎肝肺。火

水木金。」同是用藥治病。西醫說「利尿強心」。中醫說「色白入肺。味苦入心。」兩相比較下來。要教人家丟開了腳踏實地的科學。聽信你虛無縹渺的理想。那裏能夠。因為這個緣故。凡是懂得些科學的人。除卻特種關係之外。害了病總得請教西醫。明知西醫治不好。倒是死而無悔。明知中醫也有治病本領。倒是不敢領教。禮記說得好。「上焉者。雖善無徵。無徵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」這「雖善無徵」。就是中醫的實在情形。也是中醫界不懂科學的苦處。

中國人與西洋人。風俗習慣雖有不同。皮色黃白雖有不同。但是臟腑構造是一樣的。生理機轉與病理機轉也是一樣的。西洋的白喉血清破傷風血清。一般也醫得好。中國人的白喉破傷風。日本人野津猛男。用小半夏加茯苓湯。治愈英國人阿來甫的胃病。美國舊金山波士盾地方。也有中國人用中國藥治美國人的病。轟動一時。這樣看來。中醫治得好外國病。西醫也治得好中國病。若說中國人體質與西洋人不同。所以西法不宜於中國。這就腦筋太簡單了。

同是一種病。西醫與中醫的治療法不同。病一樣會好。這卻用不到疑異。好比走路一樣。從上海到南京。可以坐長江輪船。可以坐滬甯火車。也可以坐飛機。甚而至於帆船牲口步行。都可以達到目的地。不過時間有快慢。費用有多少罷了。至於中西醫理論上的不同。那就不是這樣。因為病的實際只有一個。決沒有兩種理論可以同時存在。有了兩種不同的理論。一定有一種是對的。那一種是不對的。或是兩種皆不對的。如今西醫的理論。根據科學。一步步從實驗得來。雖不能完全對。大部分總不會不對。中醫的理論既與西醫截然不同。西醫既對了。中醫自然是不對。理論既不對。治療怎麼會對呢。就再把走路來比方。從上海到南京。西醫說。「南京的方位在上海之西。應當向西走。」中醫卻說。「南京者南方之京也。欲到南京。須向南走。」嘴裏雖說向南走。實際上依舊是向西。所以理論雖錯。治療卻不錯。有了這種陰差陽錯的事實。西醫因為駁中醫的理論。索性把中醫的治療一概抹煞。中醫因為自信治療的有效。連帶要保守那虛無縹渺的理論。現在中西醫學之爭。鬧得不

可開交。這其間的癥結。就只這一點。說到這個地方。不佞在前一冊裏所主張的第三第四第五個具體條目。說中醫要學了那些科學。纔可以算醫學家。這理由就很容易明白了。因為既懂了中醫的舊說。再懂了西醫的科學。只要稍微加些思考力。把科學法來解釋舊說。並不十分困難。這就是溝通中西的下手方法。而且這項工作。只有中醫做得。西醫卻做不起來。因為先懂了許多科學。再要教他學中醫學時。就覺得到處模模糊糊。沒有心情去澈底研究了。

科學頭腦與中國學術的柄鑿

中國學術皆是渾然整個的東西。不像科學那樣。可以一步步瞭解。學習科學。用功一天有一天的知識。用功一年有一年的知識。中國學術卻不是這樣。就把文學做一個代表。起初上學讀書。簡直是一懂也不懂。只有把古人的文字熟讀玩味。十年二十年之後。自然而然的領神會。就一懂百懂了。懂了之後。若問他文藝作品怎樣是好。怎樣是不好。卻依舊說不出顯明的標準來。假使讀了一兩年書。中途輟學。那

就等於不讀。一點得不到文學的知識。自從停止科舉。開辦學校以後。那些教育家想盡方法。要把中國文學納入科學軌道。最初發現的一部馬氏文通。用西洋 Grammar 的法子。解說中國文法。結果。讀馬氏文通的人。沒有一個把文學讀通了的。這一著失敗了。教育家就另想方法。以為中國文學太艱深了。不合兒童心理。須把國文教科書編得淺顯。使他由淺入深。一次二次試驗下來。還是不中用。還以為教科書淺得尚未澈底的緣故。於是淺之又淺。就連想到文言合一。統一國語的問題。弄出什麼注音字母。及語體文來。豈知中國的幅員遼闊。各省方言不同。若要強迫廣東福建兒童學北平口音。就像讀古人文字一樣的艱難。後來開會議決。把注音符的讀音。分為數種。湖廣人用一種。閩廣人用一種。北方人又用一種。所以這國語的讀音。還是不統一。諸君試想。國語未統一之前。中國文字本是統一的。現在打倒了原有文言。用國語的語體文。弄得反而不統一起來。這不是庸人自擾麼。到如今。有許多留學生讀了幾冊西洋的戲劇脚本。便自命不凡。高唱文學革命。套上西

洋的新式標點。滿紙「她」呀「牠」呀的新字。什麼新詩哩。新文學哩。鬧得烟舞氣漲。在讀過西文的人看了呢。勉強還揣測到些意思。在不讀西文的人看了。簡直是莫名其妙。自從有了學校教育以來。科學方面果然增加了不少知識。文學方面可稱退步到極點了。因為文學與科學各有各的軌道。科學是惟物的。是客觀的。文學是惟心的。是主觀的。西洋留學生要包辦教育。苦於不通中國文學。索性老著臉。自稱新文學。就弄得非驢非馬了。

講到醫學。本來是惟物的客觀的科學。不是惟心的主觀的文學。無如中國醫學帶著很濃厚的文學色彩。中國醫書多是渾然整塊。沒有一部合於科學方式的。有科學頭腦的人。要他學中醫學。簡直比「愚公移山」還要難。倒過來。有文學頭腦的人。要學科學。却很容易。尤其是讀過四子五經的人。頭腦格外靈敏。說起來好像是迷信。諸君休厭煩絮。聽不佞道來。

不佞在十歲以前。過的是私塾生涯。天天挨打手心。牙牙地念那四子五經。十歲以

後進了新學堂。把打手心跪板凳的日常刑罰一概赦免了。好比猴子脫了樊籠。歡喜得無可不可。耳朵裏又聽著教師的議論。四子五經不過是做八股的資料。八股是專制皇帝的愚民政策。惟有科學可以富國強兵。那時不佞年紀雖小。卻也省得甲午庚子兩回國恥。時常握著小拳頭。把外國人恨得牙痒痒地。如今聽說科學可以富國強兵。便鞠躬盡瘁的研究起科學來。又因常聽著科學教師的論調。要破除迷信。那時的不佞。以為迷信與科學是勢不兩立的東西。若要精通科學。須得先做一種工作。實行破除迷信。於是一箇人偷偷的溜進土地堂裏。爬到土地公公膝蓋骨上。把他領下的白鬍子很命拉得精光。剛巧被廟祝看見了。一聲吆喝。不佞就一溜烟飛奔大吉。心裏還好生得意。吾的工作既已完成了。就受人吆喝也值得。諸君。若論破除迷信的工作。自然要算現今下級黨部裏的同志們。做得徹底了。你看他們排齊隊伍。浩浩蕩蕩。殺奔各處廟裏。把泥塑木彫的偶像。一個個打得稀爛。絲毫不敢抵抗。那些廟祝師巫。嚇得縮頭縮腳。一息兒大氣也不敢出。黨同志的威風。比

較不佞那時候偷偷摸摸的樣子。自然有雲泥之判。不過不佞拉脫土地鬍子的時代。處於專制淫威之下。城隍土地又是列入祀典的神明。不佞那種工作。不但廟祝可以吆喝。官廳也可以拿辦。況且那時不佞所有的同志。只有自己兩個小拳頭。比不得如今的黨同志們。處於青天白日之下。黨國要人又大半是耶穌教裏忠實信徒。打倒偶像。自有堂堂國民政府做後盾。這種順水推舟的工作。比不佞自然要容易百倍。可是有一層。不佞的破除迷信。是小孩子見解。好像拉脫了土地鬍子。吾的科學就可以突飛猛進。這不是小孩子的妄想麼。如今的黨同志。卻都是成年男女。又是精通三民主義的大學問家。他們的主張行爲。竟像十一二歲的不佞一樣。這就很難索解的了。再進一層。偶像是迷信。應當打倒。「耶穌愛我」就不是迷信。無須打倒。這種理性。只怕小孩都講不出口罷。

閒話休題。不佞既這樣醉心科學。自然拚命用功。反嫌學校裏的課程太慢。自己買了些科學書。作課外讀物。切記得有一年暑假裏。讀了十來天數學書。開學後課堂

上講了半年，還沒講完。有時把些疑義問問教師。教師答不出來。在不佞呢。真爲求學起見。並不是故意要難倒教師。教師卻以爲不佞有意作難。在教務會議席上。彼此訴說。陸某桀驁不馴。那時不佞也漸漸長大了。知道科學未必能直接富國強兵。又感覺得世途荆棘。大多數人只打算個人的發財問題。無人可以合作。就存了個消極厭世念頭。把研究科學的心。冷淡了一半。於是索性搬出十三經廿四史來。做開倒車的工作。隨便涉獵。只當消遣。因此得了些國學門徑。要不是這樣。不佞的頭腦早已成了科學化。如何會學起中醫來呢。

後來被生計問題驅逼著。再進學校。想弄張文憑。當做吃飯執照。自然又要磨科學的刀背了。那時的同學。有一半還是私塾出身。讀過四書的。還有一半卻是欽遵教育法規。從初等小學一步步升上來的。這些小學出身的同學。當然不能責備他們把國文卷子做得韓潮蘇海般好。至於科學課目。應當駕輕就熟。很容易了。豈知他們對於科學雖是很用功。卻不見得高明。考試時候。常見黃豆大的汗珠。從他們額

上直滾下來。揭曉出來。十人中往往有四五人不及格。倒是那些私塾出身的同學。文字既做得好。科學也很不費事的「派司」了。

同時學校裏的教員呢。最體面的自然是留學生。都是秀才廩生到日本去了幾年。改造出來的槩槩大材。記得有兩句打油詩。詠這班人物。卻也繪影繪聲。叫「從今不說之乎者。換得新腔愛吡西。」不佞常聽到這班教員誇張自己學業。說「吾們到日本。不過補習了一年語言文字。直接入大學校專門學校。與日本人同班肄業。考起來。總是我們名列前茅。同班的日本人。從小學中學升上來。成績反不及吾們。可見得中國人聰明。日本人笨。」不佞把教師與同學的情形。參合起來研究。斷定是私塾出身的聰明。小學出身的笨。換句話說。就是四子五經能濬發性靈。教科書能使人愚拙。後來不佞自己做教師。留心比較學生成績。竟逃不出這個例。這話雖是無人說過。教育界中抱著同樣感覺的。料也很多吧。至於讀國語教科書出身的學生。不佞卻未曾測驗過。民國以來的教育家。一天天革新進步。造就出來的學生。

當然要特別聰明些。吾們睜著眼瞧吧。

根據上文的事實。有文學頭腦的人。很容易學科學。要溝通中西醫學。先要兼習中西醫學。中醫的書籍帶著文學色彩。西醫的人才帶著科學頭腦。西醫既不能學中醫。那裏能溝通。近來西醫的報章雜誌。常說中西決不能溝通。就為這個緣故。倒是中醫界的人物。除卻不學無術的江湖醫生不算。都帶著文學頭腦。若能破工夫。研究些科學與西醫學。就不難溝通中西。因此不佞說「溝通中西的工作。只有中醫做得。西醫卻做不起來。」能溝通中西的中醫。惲鐵樵先生總算是開山始祖。讀者諸君料也見過他的著作。無須不佞捧場了。此外就不佞所知。卻也有三五人。這三五人中間。不佞也要當仁不讓。叨陪末座的。

脾臟的解釋

去年不佞在中國醫學院教書。學生辦一種醫光雜誌。坐定要不佞做些稿子。不佞隨便做了篇「臟腑論」。內中的細目。第一章是「開場白」。第二章是「論脾」。以下還

沒做下去。「醫光」剛出了兩期。把那兩章文字登完了。中國醫學院忽然鬧起風潮來。今年能不能開學。尙有問題。就開學了。「醫光」的內部已宣告結束。大概不再繼續了。不佞那篇臟腑論。也落得省些功夫。不必廢續。但是醫光的銷數很少。只有二三百本。不佞的臟腑論。「開場白」是油腔文字。埋沒了不足惜。「論脾」的一章。似乎還有些價值。如今自己介紹到本刊裏。請讀者諸君指教。恰好當作溝通中西的一例。以下便是「論脾」的原文。

按。原文別見五臟論篇。編次本書第四卷。茲不復舉。

肺主皮毛的解釋

去年上海出過一種「益智」醫報。辦報人借重他老師的名義。向不佞要稿子。不佞隨手寫了篇「肺主皮毛說」。勉強交令銷差。稿子寄去之後。報紙也沒有看見。不知道那篇拙著。合得上主筆先生的法眼否。現在益智報早已停刊了。不佞那篇「肺主皮毛說」。竟沒有留稿。如今用白話文默想出來。湊湊字數。與前面一章的「

釋脾。」做個無獨有耦。

內經金匱真言論云。「西方色白。入通於肺……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。」六節藏象論云。「肺者氣之本。魄之處也。其華在毛。其充在皮。」五藏生成篇云。「肺之合皮也。其榮毛也。」痿論云。「肺主身之皮毛。」肺主皮毛這句話。在中醫是普通常識。記在心頭。掛在口頭。治病開方案的時候。常常應用得著。好比太史公的「當此之時」一樣。叫做得意之筆。若要追根究柢。問起來。答案無非是「內經上有的。聖人教吾們的。」再也說不出別的理由。在稍微懂得些生理學的人。自然知道肺與皮毛是絕不相干的兩件東西。不必勞動余君雲岫等如椽之筆。對於「肺主皮毛」的話。自然會不信。不佞敢斗膽武斷一句。肺主皮毛這句話委實不錯。不過這個理由。不但中醫不懂。西醫也不懂。不但余雲岫不懂。做內經的人也未必真懂。如此說來。古今中外。只有你陸淵雷一個人懂得。這法螺未免吹得太大了。諸君且慢責備。聽不佞說個比喻。有農夫供給蔬穀。漁人供給水產海味。獵人牧人屠夫供給肉類。

樵夫供給柴薪。工匠供給鍋竈器具。再有了鹽梅調和。不佞不過加些縷切燂炙的工夫。做成大漢全席。衛生和菜。成盤整碗。價端出來。請讀者諸君大嚼。偶然一兩樣做得可口些。把諸君吃得吮嘴咂舌。不佞便落得個烹調好手的美號。其實自農夫漁人以至樵子工匠。都是勞苦功高。那裏是不佞一個人的能耐。如今的中醫呢。那些家學淵源。用不到讀書的。不用說。就是醫校裏的大教授。醫報裏的大主筆。他們鄴架上的錦簽玉軸。無非是一部湯頭歌訣。一部臨證指南。一部內經知要。或是素靈類纂。合計價值。一尊袁頭還有得找出。有了這幾部最要的书。足敷開方子寫脈案。一世吃著不盡了。最肯發奮用功。學問最淵博的。向當家太太面前再三疏通妥當了。在家庭預算案之外。提出一宗特別經費。買他一部精校斷句的御纂醫宗金鑑。那就綽乎有餘。儘可以掛「男婦內外大小方脈」的招牌。至於科學書西醫書。動不動就是幾塊大龍洋。與經濟學的原則大相矛盾。要買他做怎的。只要牢牢謹記兩句話。「西醫長於解剖。中醫長於氣化。」硬著頭皮。也可以將就與西醫對罵。這

個。並不是廚子的烹調手段不高明。實在因為經濟絕交的影響。廚房裏原料的來源斷絕。只賸得些空心蘿蔔。黃蛙白菜。如何做得出好菜來。至於西醫隊裏某某這班人呢。廚房裏的原料倒也充足。不過他們的烹調法。別有宗旨。把火雞鮑魚那些來路貨。特別做得可口。把熊掌駝峯鱸魚燕菜這些國貨。特別做得不堪下箸。不是少放了鹽。便是多加了胡椒。好叫讀者諸君吃了他的西餐。下次再來。吃了他的中餐。不敢覆試。這是因為他們受了西餐公司的委託。忠於所事。不得不然。上面這兩種人。各有各的宗旨束縛著。卻造就了不佞這個幸運兒。

閒話又說得太多了。要知「肺主皮毛」的理由。先須知道肺與皮毛的生理作用。因為古人說的肺。就是解剖生理上的肺。Lungs 古人說的皮毛。也就是解剖生理上的皮 Skin 與毛 Hair 不過古人說的皮毛。皮與毛雖是兩件東西。意思側重在皮上。皮毛（皮而已。與毛無關。）的生理作用。約有七端。一。裹護全身。二。感觸外物。三。調節體溫。四。吸養排炭。五。分泌汗液。六。分泌皮脂。七。吸收外敷之藥物。就中以調節

體溫為最重要。人身的體溫。須法倫表九十八度。最適宜於生活。無論冬夏。須保持這個常溫度。體溫之生成。由身體上種種化學作用而來。所以要起化學作用。又因飲食及新陳代謝而來。飲食及新陳代謝源源不斷。那麼體溫的生成也源源增加。因為要保持九十八度的常溫。故皮膚上也源源不斷的將體溫放射到空氣中去。體溫的來源多了。皮膚上放射出去的也多。來源少了。放射出去的也少。這樣調節體溫。就是皮毛的最重要生理工作。

在冬天。外界的氣溫很低。體溫很容易放失掉。生理功能要解決這層困難。身體上的化學作用就登時亢盛起來。增加體溫的來源。同時皮膚也收縮起來。把放射的面積減小。體溫就不容易放失掉。這麼一來。體溫就不至於跟著氣溫而低落了。在夏天。外界的氣溫很高。有時竟與體溫不相上下。則體溫很難放散。生理功能要解決這層困難。身體上化學作用就登時低減起來。減少體溫的來源。同時皮膚也伸展開來。增加放射的面積。這麼一來。體溫就不至於跟著氣溫而高昇了。諸君但留

心考察自己的皮膚。冬天收縮得縐起來。夏天伸展得平平坦坦。這就是尊皮膚勉工作的一種表示。到了天氣很熱的時候。皮膚儘量伸展。還不夠放射體溫。就有一種補救方法。出汗。本來皮膚上的汗是源源不絕的擠出來。每人每晝夜要出兩磅。折成天平稱。足有一斤半。把嘴嚙水瓶裝起來。足有兩瓶。不過這種液汗。一出到皮膚表面。馬上蒸發成汽。吾們肉眼瞧不見他罷了。一到天氣很熱的時候。或是劇烈勞動的時候。汗特別加多。肉眼纔瞧得見汗珠子。汗液蒸成汽。必消耗相當的溫度。所以出汗也能夠放散體溫。出汗與放射。皆是皮膚的職務。可知皮膚的生理作用。最重要的就是放散體溫。

肺是個呼吸器官。呼出自家身上產生的碳酸氣。吸取空氣中的養氣。吸養排炭的功用。諸君料也澈底明白。不佞省些筆墨。不說了。諸君倘若瞧過梅蘭芳的新編好戲。或是聽過性學博士的演講。場子裏人山人海。擠得水洩不通。那時尊耳尊目。雖是享著視聽之娛。可是尊鼻尊肺卻大受影響。覺得氣悶非常。這就因為場子裏的

養氣。被瞧戲聽講的同志們吸完了。所有的盡是些呼出來的碳酸氣。吸氣時候。好像做買賣的進了劣貨。非但沒銷路。還要吃反日會干涉罰金。那得不氣悶呢。不過一出戲館演講廳。吸到新鮮空氣。就登時爽快了。

說了大半天的生理功能。肺與皮毛各行各的職務。如何發生聯帶關係呢。原來放散體溫雖是皮毛的職務。肺也幫他的忙。呼吸時呼出熱的碳酸氣。換進冷的空氣。當然也放散少量的體溫。生理學家計算放散體溫的比例。皮毛放散四十分之三。十二。肺放散四十分之七。還有四十分之一。是從大小便裏放散的。從這個比例看來。肺所放散的體溫。不能算是少數哩。一方面呼吸雖是肺的作用。皮毛也很幫忙。不過皮膚上排出的碳酸氣。僅及肺的二百分之一。不能變靜脈血為動脈血。久不洗澡時。皮毛的呼吸作用當然要受影響。一洗了澡。身體上爽快。也像剛出戲館。吸到新鮮空氣時一樣。這是皮毛的呼吸作用忽然恢復了的緣故。若是青蛙一類的薄皮動物。皮毛的呼吸能力更大。割掉肺也可以不死。

這樣說來。肺主呼吸。同時助皮毛放散體溫。皮毛主放散體溫。同時助肺呼吸。他們倆的合作精神。只怕比英日同盟更來得道地切實。這就是肺與皮毛的聯帶關係。也就是「肺主皮毛」的正確解釋。但古人爲什麼不說「肺與皮毛互助」倒說「肺主皮毛」呢。因爲古人把生理病理機轉概括起來。分配於五臟六腑。把其餘的器官都當作臟腑的附屬品。這也是古人缺少生理實驗的短處。肺是個臟。皮毛既不是臟。又不是腑。所以肺主得皮毛。皮毛主不得肺。而且夠不上說一句「與肺互助」哩。

不佞這個理由。是研究傷寒論時悟出來的。傷寒麻黃湯證。發熱。汗不出。氣喘。吃了麻黃湯。出了汗。熱也會退。氣也會平。這是什麼緣故。麻黃湯中四味藥。麻黃的功效只是發汗。李時珍說他是肺經專藥。不佞卻不大相信。桂枝的功效。擴張肌膚表層的小血管。幫助麻黃發汗。甘草好像是位黨國要人。各機關都有他的大名。卻不甚負責辦事。只有一味杏仁。如何就平得氣喘。心裏懷疑。不肯罷休。就從病人想到健

康人。又從人身上想到動物身上。想到一條狗。居然想出道理來了。無論天氣怎樣熱。從來沒見過狗出汗。只見他張口喘氣。伸舌流涎。可知狗皮與人皮不同。不會出汗。既不會出汗。就不能充分放散體溫。於是乎放散體溫的大副——肺——就不得不格外偏勞。大呼大吸起來。喘作一團。一面伸出舌子。流出狗涎。把蒸發口涎來代替蒸發汗液。這也是狗生理上一種救濟代償作用。害傷寒麻黃證的人。皮毛上因爲有惡寒的感覺。皮膚就守著過冬天的老例。收縮起來。汗腺也緊閉起來。把體溫牢牢守著。死也不肯放散。但是體溫的來源。卻並不因此減少。體溫蓄積起來。所以成了發熱。雖已發熱。皮毛上依舊感著惡寒。反因發熱之後。體溫與外界氣溫相差愈遠。皮毛拿體溫去測氣溫。愈覺得外面寒冷。就愈加緊閉起來。所以成了「汗不出」。這時身體上體溫太高了。想要放散一點。無如皮毛不肯從命。大班曠職。只有大副出場。把體溫從呼吸裏放散。可是肺的散溫力量。本只有四十分之七。如今要他代理毛皮。把積壓下來的公事。登時理清。自然見得力小任重。要氣喘了。這樣

說來。傷寒證的汗不出而喘。竟與夏天的狗。一般無二。不過狗皮天然不會出汗。無法可想。傷寒證的不出汗。那是「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」做醫生的用麻黃桂枝。強迫皮毛出汗。也像官廳政府一樣。叫做「強制執行。」出汗之後。熱血暢行到皮毛。皮毛自然不惡寒。不再緊縮了。體溫也得充分放散。肺也不必再喘了。不佞因此悟得麻黃湯四味藥。得力的只有麻黃桂枝兩味。遇到傷寒病時。往往不用杏仁炙甘草。只用麻黃桂枝。一般也能出汗退熱平喘。并且因此悟得「肺主皮毛」這句話。也有了真確解釋。

前期中說的第六個具體條件。以上兩章的解釋。就算做個舉例。不過不佞這一期的文字。已經特別賣力。比前幾期加多了幾千字了。至於第七第八第九個條件。只得休息一個月。且聽下回分解。○以上第五號已已二月出版

細菌原蟲非絕對的病原

第四期裏第七箇具體條件。是「細菌原蟲非絕對的病原。」如今要說明這個理

由。須先把病原細菌學的大略。略說一下。病原細菌學。在西醫。要算是普通常識。人人知道。無須不佞饒舌。但是這冊中國醫學月刊的讀者。十分之六是歡喜研究中醫的學者。不是醫界裏人。十分之二三是中醫。西醫只有十分之一二。爲便利大多數讀者起見。不得不略說一下。在這裏有一事須附帶聲明。不佞並不會進過西醫學校。並不會受過病原細菌學的功課。什麼培養。著色。鏡檢。血清反應等玩意兒。也並不會親自動手試驗過。不佞所有的細菌知識。無非從幾冊書本子裏稗販來的。又因爲不懂得德文。只略識些英文日文。也苦不甚高明。所看細菌學的書籍。只是幾種譯本。所以不佞所有的病原細菌知識。自然是一知半解。極膚淺的了。如今老著臉說起細菌學來。自然免不了紙漏百出。只得仰煩精通細菌學的讀者諸君。不憚指正。

凡是傳染病。必有一種病毒。從病人身上傳到健康人身上。把健康人引起一種同樣的疾病。古時人。心知這種病毒。卻不能指實他究竟是怎樣一件東西。於是紛紛

揣測。或以為由於空氣中的瘴氣。或以為由於與病人接觸。直至十九世紀中葉。顯微鏡的構造進步之後。人們可以看到肉眼所看不見的東西。就逐漸發現了許多極微小的有機體。為各種傳染病之病原。迄於今日。這種病原體已經確實認定的。有七十餘種。皆是單細胞的有機體。大多數屬於植物界。叫做細菌。也有屬於動物界的。叫做原蟲。通常說的「病原細菌」就包括原蟲在內。

從傳染病病人身上。取出血液痰唾糞便等物。挑取一小滴。塗布於玻璃片上。就可以裝上顯微鏡。窺察他的形態。但是大多數的病原體。形體極小。顯微鏡上往往透明雪亮。看不清楚。那就要用種種相當的藥品。先把玻片上的病原體著了顏色。纔可以鏡檢。若要得多量的病原體做試驗。須把含有病原體的血液痰唾等物。用適宜的滋養物喂養他。叫做培養基。可以用液體。也可以用固體。血液痰唾糞便中間。往往有多種細菌原蟲混在一起。若要取純粹的某一種病原體時。須用固形培養基。使各種細菌原蟲繁殖成各箇集落。各集落顯出各種不同的顏色。一塊兒黃。一

塊兒黑。再從一集落中間挑出些少。另行培養起來。就可以得多量的純粹某種細菌。把菌體或菌體分泌出來的毒液。注射到動物身上。那動物就會顯出病狀來。與傳染病的病人一樣。且一種菌有一種病狀各。各不同這。就是細菌引起疾病的鐵證。

最著名的細菌學大家。一身兼有開創與集大成的。便是德國人穀克氏。 Robert Koch

他老人家定下三箇原則。證明細菌原蟲是傳染病的病原。(1)傳染病的全經過中。病人身中必有病原體存在。(2)病原體可以培養而得其純粹者。(3)將病原體注入動物體內。該動物必須發同一之病證。

傳染病全愈之後。常於若干年之內不再感染同樣之病。例如天花猩紅熱傷寒等。病過一次之後。往往終身不再感染。白喉全愈後。十年之內不再感染。這因為害傳染病時。身體中生出一種抗毒力。抵抗那種病菌。結果抗毒力戰勝了病菌。病因此全愈。以後若有同樣的病菌侵襲。身體中發生抗毒力格外容易。就不致於發生病

狀了。好比一家人家。受著強盜打劫。如其不至於家破人亡。以後對於防盜方法。當然是特別講究。門戶謹嚴。槍械齊備。倘有不識相的強盜。再去搶他時。那就對不起。只好一個個束手就縛了。這種容易發生抗毒力。或是體內存有抗毒力的性質。叫做「免疫性」。○以上第六號已已三月出版。

中國醫學月刊。係及門丁濟華主辦。強鄙人長期撰稿。乃草此篇。逐期登載。及己已之春。鄙人任上海國醫學院教務。所事甚忙。濟華索稿。不能如期交付。本期止此一篇。且未完篇者。濟華到敝寓取稿。適鄙人外出。遽取書桌上未成之稿付印故也。是時濟華辦雜誌之興致已漸衰。又深知鄙人無暇。不復催索。遂令神龍無尾。戛然而止。今本琰撰次舊稿。將以付梓。固請續完。乃成下列若干行。時促腸枯。不能如原作之恣肆矣。癸酉八月。淵雷附記。

細菌不過是么麼小物。怎樣能使人發病。甚至發大病。連性命都保不住。這不是細菌自身的力量。乃是他們所產生的「毒素」。大顯神通所致。毒素有包藏於細菌

體內者。稱為「體內毒」。此種細菌繁殖之際。有多數老菌死滅崩潰。其體內毒乃散出而為患。另有一種菌。產生毒素。分泌到菌體外面。馬上混入人的血循環裏。播送到全身。發生種種全身症狀。這一種稱為「體外毒」。又名「分泌毒」。「遊離毒」。「溶解毒」。這一種病菌。不必菌體崩潰。只要菌體棲息於人身中。就能發病。以上種種。都經過確實的試驗。只有未經發見的情形。不可得而知。其已發見的情形。那是千真萬確。更無可疑的地方了。至於毒素的化學分析。至今還是弄不清楚。只知道是一種蛋白質。他的分子極大。（即分子中所含炭輕養淡之原子極多）免疫性的「免疫體」（即發生免疫性之物質）尤其弄不清楚。只知是血清中一種蛋白質。人體或動物體感染了病菌。怎樣的生出免疫體來。免疫體對於細菌及毒素。怎樣的破滅或中和他。研究這種問題的科學。叫做「免疫學」。因為於細菌學有極密切的連帶關係。往往與細菌學併成一門去研究。細菌學是不錯。是從實驗得來的知識。免疫學卻不然了。因為免疫體與毒素的交涉。完全是活人體內之事。又渺小得

肉眼望不見。饒你顯微鏡再進步些。也窺察不到免疫狀況。（雖然從試驗管裏可以看到凝集沈澱等反應。）因此。免疫學說就參參差差有了好幾種。不像細菌學的衆口一辭。別無異議。什麼末去尼考甫的食菌細胞說哩。培克縛的助體說哩。歐立克的側鎖說哩。來脫的調理素說哩。紛紛擾擾。各主張各的理由。總歸一句。彼此是臆說罷咧。與古醫書的玄談。簡直相差無幾。不過古人的腦筋。充滿了陰陽五行的觀念。臆測出來。是那麼一回事。那些科學家的腦筋。充滿了細胞阿米白的觀念。臆測出來。便是這麼一回事。至於憑藉固有觀念來臆造學說。古人與科學家。簡直是半斤與八兩。不見得古人特別拙笨。科學家特別聰敏。現在那班負著醫藥革命責任的「新醫」。頭腦非常清楚。對於中醫舊說。因他是憑空臆造。早已攻擊得體無完膚。我們是十二分欽佩的。獨獨談到免疫學。卻把末去尼考甫等的臆說。津津樂道。依樣葫蘆。一字也不敢懷疑更改。推求其故。想必因爲是外國人的學說。便以爲不致錯誤吧。不佞考察我大中華的民族性。有兩句考語。便是「頑固派太迷信冒

牌古聖人。趨新派太迷信外國人。」掉兩句文。叫做「楚則失矣。齊亦未爲得也。」一樣是盲從。一樣是缺乏辨別力判斷力。誰也不能驕傲誰。

但是不佞不承認細菌原蟲爲絕對的病原。並不因爲免疫學說的臆造。實因細菌學的實驗上。自有許多疑竇。使我不十分相信。健康人身上。往往尋得出極危險的病菌。這人如何不病。瘧疾的潛伏期與傳染媒介。亦甚可疑。這些在本編第一卷「答會毓英君駁」的一篇中。已經說過。這裏省些筆墨。不去複說了。還有一箇十分強項的德國人。吞下一大杯培養的霍亂菌。結果只微微的腹瀉。並不曾大發霍亂病。這德國人的姓名與事實。有好幾種書報上載著。不佞記憶力太壞。記不清楚。起草時又當本年分最熱的時候。勉強執筆。汗流浹背。也懶得去翻查。就這樣混了過去吧。……從這些事實上看。細菌分明不能認爲絕對的病原。假使有了細菌一定病。沒有細菌決不病。（指傳染病。）那纔沒有話說。可是讀者諸君休得誤會。不佞並不是不承認細菌。而且承認他是發病的很大原因。不過不承認他是絕對的原

中醫向來不知道細菌。人家說給他。他還要強詞奪理的強辯。這一半因為懶於研究。一半因為飯碗問題。全是私心用事。不是憑良心說的話。（一部分極頑固的中醫除外。）西醫拿住了這樁把柄。便是消滅中醫的好題目。說中醫不知道細菌。就不配治傳染病。非但不會醫治。而且因為不知道消毒手續。他那烏黑的長指甲。這箇病人身上摸摸。那箇病人身上撈撈。把病菌帶來帶去。簡直是箇傳染媒介……諸君試想。市面上的疾病。傳染病居其大多數。假使這箇醫生不會對付傳染病。他能對付的病便很有限了。豈非消滅中醫的一種很好策略。西醫既定下這箇策略。於是把病菌格外說得三頭六臂。叫人害怕。在不知者聽了這種話。便以為細菌以外無疾病。細菌一除。好像可以長生不老似的。這就過了份了。不佞因此要說穿他不是絕對的病原。這是因西醫的過份宣傳而說的。一方面對中醫。卻叫他們補習細菌學。這叫做「與子言言孝。與父言言慈。」看他關點所在。對症發藥。在不佞是

一片熱心。卻不道兩面不討好。被兩面視如仇敵。這也只好由他們了。

細菌原蟲既不是絕對的病原。那麼。傳染病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。要知道人爲萬物之靈。不但智慧來得高超。便是身體的構造。也比別的動物來得複雜而精巧。對於疾病一切害身的事物。天賦的防禦抵抗力。非常之完密。要不然。病菌的種類這樣多。繁殖率又這樣大。依照優勝劣敗的公例。人類早就淘汰淨盡。成爲細菌世界了。人體就因爲有很大的防禦抵抗力。若僅僅遇到一箇發病原因。輕易也病不起了。必須有幾箇原因合夥而來。天賦的防禦抵抗力對付不了時。纔會害成功病。現在西洋人也見到這層道理了。對於傳染病的原因。不復單說病菌了。換一種學說。叫做「三因鼎立。」那三因。卻與陳無擇的「外因內因不內外因」不同。（陳說本只外因指傳染病。）一是病菌。二是氣候。三是人體的抵抗力。病菌果然是緊要。是那一種菌。便發出那一種病來。其餘二因。卻也未可輕視。因爲氣候不適宜於病菌的繁殖時。雖有病菌。也不發病。人體的抵抗力充足時。雖有病菌。也不發病。必須三

箇原因全備時。這病纔害得成功。三因鼎立是西洋的最新學說。現在國內的西醫。顛來倒去。只說病菌。是只認識了三分之一。中醫只談六氣七情。六氣便是氣候變化。中間有道理的一部分。其實便是「氣候適宜於某種病菌的繁殖。」七情也能滅殺人體對於病毒的抵抗力。是中醫只認識了比較不重要的三分之二。須得中西合併。纔算完全哩。

講到治療法。西藥的作用副作用。都考究得很明瞭的。除掉六零六九一四之類治療梅毒外。簡直沒有根治病菌之藥。西醫的血清療法。乃是利用動物體天然產生的抗毒力。先設法引起了動物的抗毒力。移用於病人身上。西醫的乏克辛療法與豫防注射。乃是用已死的菌體或細菌毒素。注射到人身上。直接引起人體的抗毒力。總而言之。現在的化學程度。沒有法子造出抗菌抗毒的藥品來。雖然發現了病菌。而沒有對付病菌的方法。還得靠人及動物的天然抵抗力。

至於中藥。因為中醫向來不知道病菌。當然沒有專治病菌的藥品。也許有實際殺

菌的藥。中醫一向使用。而糊裏糊塗不知道他殺菌。仍認他是祛風清熱等等功效。因為中醫用藥雖對。而說法往往說到夾層裏。安知他沒有殺菌藥。「習焉而不察」呢。不過這種藥。當然居極少數罷了。至於治療氣候與抵抗力。那是中藥綽乎有餘。而且治傳染病的藥方。多半是減輕病人的苦痛。苦痛減輕了。自然容易產生抗毒力。這話非三言兩句所能說明。不在本篇範圍之內。不佞另有一篇「傳染病須知」約略把他說明了。……從這一點看來。中醫醫治傳染病。決不致不如西醫。因為一樣依賴病人的天然抗毒力。中醫又注意到氣候抵抗力（注意正氣。即是注意抵抗力）兩箇原因故也。

化學分析及動物試驗不能解決藥性

西醫駁斥中醫的文字。總說是學理上的辯論。不是飯碗上的競爭。不佞不肯以不肖之心待人。很願意承認這話。而且很希望這話是誠實話。可是把他們的話綜括起來。理出箇總結論。好像只是這麼說。

舊醫是荒謬的。叫他們治病。非常危險。必須限日勒令停止營業。舊藥卻不無可取。若用科學方法測準了用法用量。未始不可用作治療。人們都有建設新醫學的義務。你們舊醫雖被勒停營業。還該將各種舊藥的用法經驗。和盤托出。十分忠實地供獻給科學家。好讓科學家於化驗分析時。心中有箇大概的方鍼。化驗清楚了。交給我們新醫使用。若使必不得已。未經化驗而施用。那麼。與其讓我們舊醫用。無甯給我們新醫用。因為新醫有科學知識。用起來比較得當些。根據這箇理由。舊醫應把舊藥的用法。直接供獻給我們新醫。這是從學理上得來的結論與辦法。舊醫新醫都義不容辭。換句話說。便是舊醫該把業務歸併給新醫。……一方面。事實上也有中醫偶然用西藥的。西醫又這樣說。

舊醫用新藥。因為不能透澈該藥的用法原理。萬分危險。非嚴厲禁止不可。諸君想想吧。新醫不會用舊藥。舊醫須教給他們。舊醫若用新藥。新醫非但不教。還要嚴厲禁止。總而言之。不問新藥舊藥。只該新醫使用。這種主張。雖說是辯論學理。在

旁人看來。似乎總有點競爭飯碗的嫌疑吧。最近有箇中醫學校畢業生。帶了幾箇正在中醫學校讀書的學生。出一種國醫評論。把國醫界的人物著作。批評得半文不值。自己卻沒有什麼新建設。把他出的三冊評論翻遍了。只得到下面幾句話。我們只能將有經驗的藥方。給科學家去研究。才不負古人傳給我們的苦心。才不負我們應盡的責任。因為在現在一般國醫的學識看起來。要想探其究竟。是萬萬做不到的。所做得到的。就是將驗方整理出來。給科學家去化驗。聽科學家化驗後的報告。可是將有效驗的靈藥整理出來。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必須學驗俱富的人。才可担任。……但我們既然是箇國醫。這箇責任。是不能推諉別人身上。只須能夠有學問的人。與有經驗的人合作起來。我想成績必不致於十分惡劣。……

在我箇人以科學整理國醫。非但沒有這箇本領。而且沒有這箇野心。我是準備人家來整理。而先事努力剷除虛玄的學理之一個下級勞工。

照此說來。理出中醫的效方。獻給科學家研究。是他們的惟一主張。惟一責任。這些效方什麼時候可以理出。姑且不問他。可是他們的口氣。看得中醫學竟是無可改良。無可挽救。不知道他何以投身做中醫。他的羽黨。又何以在中醫學校裏挨年月。候文憑。這不是明知故犯麼。西醫正想中醫的效方哩。如今竟有這幾位傑出的中醫。也想把效方供獻出去。這秋波送得真道地。我想西醫或者會公送他一箇博士頭銜。特許他無條件掛起新醫招牌來哩。

如今假定他們的計畫實行了。舊醫一箇箇袖手停業。恭候科學家的化驗報告了。國醫評論的主編先生。或是他的同志。居然把效方整理出供獻出了。我們想想。那時的情形怎樣。草木有機體的分析。可不是隨便玩得成的。往往經年累月。分析不出一味藥品。德國人化驗中藥。已經實行了好幾年了。請問業已分析明白的究有幾味。就算有了國醫評論主編先生的整理供獻。科學家格外興奮。格外容易著手。一年化成功一味。那麼。中醫常用的藥。約莫有二百餘味。一一化完。至少要等候三

百年。而且中醫的治效。往往不在單味的藥。而在多味的方。多味配合的作用。與單味各奏各效。是否相同。尙是問題。中藥的煎煮。溫度並不甚高。依理不能使有機體起分解化合作用。但中藥之所謂「十八反」者。絕對不能同用。中醫牢牢守著規矩。任何人不敢破例嘗試。或者十八反中的幾味藥相遇時。有極劇烈的化學作用。也未可知。十八反中。甘遂反甘草。二者不得同用。但是金匱要略裏有箇甘遂半夏湯。偏生有甘草。不過煎煮法來得特別。不像尋常那樣一鍋子混煮。吉益東洞的女婿。不守成規。混煮了給病人吃。出了亂子。吃他丈人很很教訓了一頓。這樣看來。複方的配合。也須加以化驗。僅僅化驗單味藥。還是不能應用。中醫的效方。約莫有七八百首。假定一年化驗成一首。至少又要等候七八百年。併化驗單味的三百年。總共須一千年後。方能使用中醫的效方。

中藥不經化驗。憑舊醫們依照經驗混用。也有許多新醫醫不好的病人。吃舊醫醫好了。雖不能著手成春。卻也減少了不少枉死鬼。如今因爲等候化驗。一千年中不

許吃中藥。這一千年中。凡是西醫醫不好的病人。再也沒有嘗試中醫的機會。老實只好聽死。請問新醫的化驗計畫。究竟是有利是有弊。

上面說一千年化驗清楚。還是太看重化學哩。其實。草木的性效。吃了後如何分解。化合以顯作用。現在的化學程度。相差尚遠。休想有圓滿的答案。不要說吃藥醫病。便是吃大米飯。醫肚子餓。化學家只知道炭水化合物。脂肪蛋白質。只知道幾種重要消化液的大概功用。近年約略知道幾種維他命。幾種內分泌。十分之七八還是模糊糊。已經是驚人的成績了。如今要把藥品與服藥後的消化過程弄清楚。只怕一千年還是不夠。這樣說來。要等候中藥化驗明白。簡直是理想中的烏托邦。不知幾千萬年才能實現。

退一步說。就算一千年後化驗清楚了。那時你想使用中藥。哼。對不起。只怕踏破鐵鞋無覓處了。請問一千年沒有主顧。那些藥材行。飲片鋪。還維持得住麼。那些采藥製藥的人。以至於他的兒子孫子。曾孫。玄孫。幾十代灰孫。不要老早改業麼。那些種

藥的農圃。不要改種別的有銷路的東西麼。那時的中藥。已成歷史上「箇名詞」。那裏還找得到。給你使用。這樣說來。新醫的化驗舊藥計畫。簡直是日本人的「親韓」「親滿」。無非是消滅的代名詞而已。國醫評論的主編先生。想必頭腦過於清楚了。才肯挺身任整理供獻之責。

不佞的主張。中藥未嘗不可化驗。但不必摒棄了經驗用法。老等化驗報告。中醫也自然要改造。但改造方法。不必像上海馬路旁的改造房屋。拆成白地。重新打樁立柱。只須慢慢逐部抽添。一面照舊法使用。一面只管讓科學家化驗。化驗出多少。隨時拉入應用。豈不是好。現在大部分中醫。果然全沒有化學知識。不能應用化驗報告。但化驗不是短時間的事。以後的中醫。自然隨著潮流。進進學校。玩玩理化。自然會得化驗報告。若使停止經驗用法。專等化驗。那就好比「放掉手中的雀兒。希圖空中的鷹兒」。鷹兒未必捉得著。雀兒早已逃跑了。

至於動物試驗。那更靠不住了。狗吃了木鱉子會送命。貓吃了薄荷會醉倒。若把動

物身上的藥效。應用到人身上。豈不要鬧大笑話。要知道中藥是人體上試驗下來的。功效當然比動物試驗得來的準確得多。本篇上文已說過了。「中藥之起源是單方。單方多係病人自己發明。」近來首都國醫界。因為不樂意不佞參加中央國醫館的整理工作。特地在日報上闢一欄醫刊。直接間接攻擊不佞的學說。有一人竟這樣說。「中醫學先有了五運六氣等基本學說。然後由此發明藥效。藥效決不是碰彩般得來。」說這話的人。自然是偽黃帝偽岐伯的忠實信徒。生成的鐵皮腦子。灌不進辨別是非的思想。不過他讀的書。也實在太簡陋。想必是素靈類纂藥性賦這一類東西吧。若讀過堂堂皇皇的本草。也不致於如此糊塗了。本草怎麼說。名醫別錄序例云。「蘊皮散血。起自庖人。牽牛逐水。近出野老。」證類本草蘊實下引陶隱居云。「宋帝時太官作血蝟。庖人削蘊皮。誤落血中。遂皆散不凝。醫乃用蘊療血。多效也。」又牽牛子下引陶隱居云。「比來服之。以療脚滿氣急。得小便利。無不差。此藥始出田野人牽牛易藥。故以名之。」這正是偶然碰彩而發明藥效的事實。

本草中明明載著。本草綱目也引入。證類本草是不十分通行的古書。雖有刻本。不能隨便買到。普通市醫。往往連名目都不知道。這也罷了。本草綱目是最通行的書。石印鉛版。充斥坊間。做了箇中醫。而且伸頭墊腿。在醫刊裏發表文字。難道連本草綱目都沒有見過麼。真正羞死人。不過越是淺薄的人。越不知天地有多大。以為學問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所以越要胡說八道。真所謂「愚而好自用。賤而好自專。」這是世間一般的情形。中醫界不過加箇「尤」字罷了。

單方藥效。由人類的本能。偶然碰彩。絡繹發明出來。發明的人。並不是什麼醫學家。藥學家。醫生搜羅了這些藥效。不知怎樣配合成方。在病人身上一次次實地試驗下來。經過千百年。纔成立了中醫的湯液一派。如今說病人身上試驗下來的作不得準。須從動物身上從新試驗過。然後把來應用。豈不像俗語所謂「放了馬步行」。真是大開倒車。倒行而逆施了。用動物試驗藥效。也未嘗不可以。不過是研究的一種方法。若使廢棄了中醫。消滅了能用中藥的人。眼巴巴望動物試驗的結果來應

用。那就成了呆鳥的行爲了。

化學分析。現在的程度還不夠。動物試驗。結果又不免隔閡。要靠此二事來解決醫藥問題。是迂闊而不可可能的。不佞是箇中醫。主張中醫自己用力。把許多古方下一番體驗辨別的工夫。那幾首是真有效的。那幾首是空吹牛皮。並無實效的。有效的中間。再要分辨出怎樣的證候必須用。怎樣的證候可以用。怎樣的證候絕對不可用。這些都要從臨床治病上體驗。若能破除守祕的惡習。聯合若干同志。互相報告。互相體驗研究。那就進步更速了。至於化學分析動物試驗。不妨聽那些科學家去玩。高興時也不妨自己玩玩。所得的結果。與經驗上的用法參合起來。逐漸改良抽換。這是第一步工作。把效方與證候確定了。再從病理及化學上研究其所以然。這是第二步工作。並不驚師動衆。並不打破舊醫的飯碗。而使醫學日進於光明之途。似乎是再妥當沒有的辦法了。打破人家飯碗是極危險的事。會生出種種風波。出於意料之外。叫你對付不了。所以不佞還是做箇前任黎大總統。「有飯大家

吃」的好。

中醫學不必然要求列入學校系統也不必向政府要求補助金

「生於憂患。死於安樂。」「孤臣孽子。其操心也危。其慮患也周。故達。」這是儒家的見解。「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」這是道家的脩養方法。佛家是更其堅苦了。做了比丘比丘尼。絕對不許營生產。不許有積蓄。沿門托鉢。以充衣食。……儒家的見解。是說貧賤生活中。磨鍊得出人才。佛道的方法。是絕對不把富貴慾望。去擾動他的心靈。根本道理是一樣。不過儒家是世間法。道家是出世間法。——老子道德經。大半人情透達。其處世似乎老奸巨猾。乃極陰深的世間法。莊子卻是出世間法。——佛家是出世間法。故其方法稍有不同耳。

從事實上統計。貧賤出身的青年。經過多少艱難困苦。除卻資質極笨之外。多數能有成就。富貴出身的大少爺。吃得好。穿得好。多數成爲繡花枕。中看不中用。不佞主張中醫不仰仗政府。便是希望中醫做貧苦子弟。勿做大少爺。中醫的病根。是不圖

上進。苟且偷安。自誇自大。不給他些困難。休想他能振作。一旦有了政府扶助。尤其使他們晏安鳩毒。走入死路裏去。不佞這箇主張。叫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呀。中央國醫館開籌備大會時。主席團依次指名叫人上臺演說。不知怎的叫到陸淵雷。不佞便爬上臺去。說下面一番話。

不佞頃間從旅館到此間會場。走過一片很空闊的曠地。荒涼得怕人。那地方便是滿清時代駐防營的舊址。說起駐防營。真是令人感慨係之。不勝今昔之感。那時這地方住下整千萬旗民。我們漢人走過時。須豫備一片忍辱功夫才行。因為那些旗民。會無端踢你一腿。吐你一臉唾沫。或是三五成羣。把你前拖後曳。看你裁劬斗取笑。你若有些拳脚工夫。實行自衛。同他們抵抗時。明天便有將軍出場。向制臺辦交涉。制臺便要找到你。專制時代的平民。一旦給制臺大人親自拘拿。嚇都嚇脫半條命了。所以那時候的旗民。真是天之驕子。比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。更要強硬。更要橫行。卻不道現在煙銷雲散。只賸一片白地。

怎麼叫駐防。駐札在這箇地方。防止你們漢人的反動革命。清朝的制度。旗民便是軍隊。從呱呱墮地時。便有一份很豐厚的口糧。一直吃到死。雖然也許讀書應考。也許做生意買賣。但若不做這些行業時。衣食住的問題。也不須憂慮。說句上海話。「何等寫意。」

吃了糧。當了兵。自然要下操場操練。起初呢。馳馬彎弓。倒也煞是勁旅。後來承平日久。操練便懈怠下來。只顧唱唱戲。逛逛胡同。還有一般少年旗人。辮子梳得精光雪滑。臉上脂粉。雪白鮮紅噴香。走起路來。屁股扭呀扭的。比梅蘭芳上了臺。更來得動人憐愛。別有一般落拓的。遍身白氈。衣服的色彩。宛像舊式雍髮鋪裏的括刀布。冬天上街。縮頭縮頸。兩手藏在插袋裏。死也不肯伸出。走過大餅鋪。買大餅吃。叫店夥自行向口袋裏摸錢。他卻低頭啣起一塊大餅。一路嚼吃。一路揚長而去。始終不會動手。這些情形。都是有駐防地方的人常常見到。把來告訴不佞的。旗民弄得如此下流。如此懶惰。要叫他們上陣殺敵。那裏能夠。所以洪楊之役。

駐防營的戰績。已一點沒有了。到了民國革命。尤其腐敗。那時南京將軍鐵良。很想振作。下令每日操練。詎奈那些八旗子弟吃不起上操的苦。竟有逃亡溜走的。比及革命軍到。只有漢人與漢人打幾仗。駐防營是只有望風奔潰。土崩瓦解的分兒。那時南京土著。撇著平時的一肚子積怨。乘紛亂時候。一見旗民便砍殺。旗民方言。讀「六」如「流」。平時「五流七八」。一口京腔。很足以擺威闊。到此卻大受京腔之累。城門口列有稽查兵。有出城的。一聲命令。「數下去。」旗人便「一二三四五流。」流字纔出口。可憐腦袋已被砍落地。其幸而逃出的。農工商賈。百無一能。口糧是再也吃不到了。就得挨飢挨冷。民國政府五族平等。也曾顧念到旗民生計問題。可是革了二十年的命。政府愈弄愈窮。也就心有餘而力不足。至今旗民成爲五族中最飢寒的一族。這都是滿清政府養得他們太優厚了。愛他們適所以害他們也。

今天是中央國醫館的籌備大會。主席叫我演說。我不說國醫。卻大說其八旗駐

防。諸君要斥責我文不對題了。我就言歸正傳。我們國醫。數千年來。政府不聞不問。同業中也沒有什麼聯絡與研究。記得幾首套方。憑三寸不爛之舌。說得病家中聽。尋上門來。便是買賣。那時醫生只是醫生。沒有什麼國醫西醫的競爭。儘管暮氣沈沈。那仰事俯畜。卻也富足有餘。不須憂慮。海禁一開。漸漸來了西醫。變法一起。又漸漸有本國人的西醫。於是漸漸有營業的競爭。有學理的辯論。馴至於有廢止銷滅的趨勢。國醫一次次受了刺激。也漸漸結起會來。出起雜誌來。開起學校來。最近的衛生會議。給我們極大的刺激。便引起我們極大的努力。電報打了無數。呈文遞了無數。代表推舉了無數。奔走呼籲。費九牛二虎之力。團結成這箇中央國醫館。好容易今天總算是籌備完竣了。這樣說來。西醫的種種攻擊擠排。倒是我們國醫的強心劑。興奮劑。攻擊愈烈。國醫的努力愈甚。說不定從此洗除暮氣。壁壘一新。我們倒要感謝西醫的攻擊哩。

我們今天到會諸同業。多數欣欣然面有喜色。甚則帶些趾高氣揚的態度。「國

醫館成立。政府做靠山。西醫其奈我何。」諸同業若果真存了這箇心。我卻有點擔憂。國醫館是引導我們整理改良。不是做我們保險公司。國醫館成立之日。便是我們努力學術開始之日。不是要求保障成功之日。我們若不努力學術。而靠國醫館之保障。遑論國醫館不能保障。即使真能保障。保障得十分完密。像滿清保障旗民一樣。那麼。我們依賴苟安的老脾氣充分發展出來。不出百年。也像現在的駐防營一樣。所謂中醫學者。只賸一片白地。給過往行人憑弔而已。若是這樣。國醫館成立之日。便是國醫宣告死刑之日。不佞的憂慮在此。話說得太直了。不大中聽。這是要諸君原諒的。

按那日本不豫備演說。並無腹稿。演說後亦未留稿。如今事隔二年餘。追記出來。當然與當時說詞稍有出入。然大段故是如此。讀我書者。或有當日同在會場之人。諒能恍惚憶之。

這便是不佞不主張仰仗政府的理由。依不佞的主意。連國醫館也無須有。不過演說時若說這話。未免太煞風景。給許多熱心護衛中醫的偉人以難堪。只得這樣適

可而止了。——在多數人。已覺演詞太不討趣了。——如今再補充幾箇理由如下。

不佞向做教員。努力做箇好教員。但是好教員。在經費不甚充足的私立學校做得。在國立或公立學校。簡直做不得。私立學校希望學生多。收學費來挹注。好教員能吸收學生。學校當局也歡迎。至於國立公立學校。經費不出在學生身上。學生的多少。學校當局絕不放在心上。教員若得了學生的讚美。自有一班劣等教員妒忌你。會結了黨對付你。這是十年前不佞身受的苦楚。現在的學校或者不致如此。但人情不會大變。經費無憂了。便是偷安的禍根。

不佞所經歷的中醫學校。不過稍有盈餘。教職員的競爭已非常利害。學術問題。早已拋諸腦後。若加入學校系統。或政府有了補助金。那競爭不知到何地步呢。國醫館與國醫分館。不過空名目。並無實權實利。那些競爭館長理事的。已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。笑話百出。若有國立的中醫校。只怕校門未開。官司已打到天邊了。人才大概分二種。一種事務的。很能活動。而學問道德不能完善。一種學術的。很有

見識。卻不會活動。有時且大發書獸脾氣。碰頂子。攢紗帽。無所不爲。若要成事。須學術人才指揮監督事務人才。方能走上軌道。但一種公立機關。或一宗公款出來。事務人才腳長手快。早已攬在手中。學術人才總究挨不上。結果事務人才橫行起來。可以大丟其臉。把中醫送終斷氣。

說到整理改進。便有一大羣中醫出來反對阻撓。探其本心。不過整理改進以後。他的立談失其效用。所以亟思保存。不願改進。這仍是權利問題。不是學術問題。真正爲學術者。不爲利起。不爲害止。不如聽憑政府把中醫廢棄了。那些權利家自然改業他圖。不復過問。然後學術家從新創造出來。不致再有阻力。

這不仰仗政府的主張。驟看似乎太奇怪。但不佞籌之已熟。政府的助力。實在是害多利少。近來所遇國醫館的情形。尤其使吾自認此主張爲不錯。茫茫學海。不知有人表同情否。——廿二年八月廿二傍晚匆匆草完。淵雷附記。

陸氏論醫集卷三

